

## 【姬屋藏郊】未结人间不了因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1034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10341](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10341).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Major Character Death</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姬发/殷郊</a> , <a href="#">姬屋藏郊</a> , <a href="#">发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a> , <a href="#">殷郊</a> , <a href="#">姜王后</a> , <a href="#">比干</a> , <a href="#">姜文焕 - Character</a> , <a href="#">崇应彪</a> , <a href="#">殷寿</a> , <a href="#">广成子</a> , <a href="#">姜子牙 - Character</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25 Completed: 2023-08-27 Words: 35,344 Chapters: 3/3

## 【姬屋藏郊】未结人间不了因

by [Theodoresky](#)

### Summary

\*若是狐妖附上了殷郊的身体\*

## Chapter 1

“姬发，快跑，是雪崩！”

茫茫雪浪之间，殷郊惶急的面孔是唯一的颜色。

“喂，醒醒，你差不多也该睡够了吧？”醒来的第一感觉是冷，冷到骨子里了，雪顺着铠甲的缝隙渗透衣服，简直冰得人失去知觉；醒来的第二感觉是晕，这好解释，是崇应彪狠狠踢了他两下。姬发睁开眼睛，雪落了进去，反手揉了揉，意识回到脑海，他猛地坐起来。四周一张望，鄂顺半蹲在他身边，柔和的面孔满脸的担忧；崇应彪来回走动打转，时不时下巴朝天抛来不屑的眼神；姜文焕站在不远处，背对着三人，听见姬发醒了才回头看了一眼，轻轻点了个头。

“殷郊呢？”姬发问。

“比你醒得早点，说是鬼侯剑掉了回去找，还不准人跟着。”崇应彪拍了拍铠甲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他疯了吧！”姬发起猛了，头还有些晕，鄂顺连忙伸手扶了一把：“这时候回去，万一雪崩又来怎么办？”

“谁说不是呢。”崇应彪耸肩：“但他是主帅的儿子，谁敢拦他啊。”

“我去找他。”姬发推开鄂顺，抬腿往外走：“他往哪里去了？”

“怎么，你去了雪就不崩了？你当雪绕着你走啊。”崇应彪冷笑：“要是真这么神通广大就不需要姜文焕从雪里刨你了。”

“我也去。”姜文焕回身，手臂伸长一指：“苏护的马车在那个方向。”

“我和你们一起。”鄂顺说，又看崇应彪：“一起去吧，崇应彪，弄丢了殷郊，就算是主帅不责罚，回朝歌大王也一定会追究的。”

“王孙公子，命就是金贵。”崇应彪冷哼，“走。”

“殷郊！”姬发手团在嘴边，呵出一团热气：“殷郊！”

“别喊了，再喊再崩一次，我们谁都跑不了。”崇应彪蹬靴子，把雪抖落，省得冻在鞋面上不好走路：“他可真能跑，这么大的雪鬼侯剑还不知道卷哪里去了呢，别找不到剑自己先做了鬼。”

“别乱说，殷郊才不会有事。”姬发狠狠瞪了一眼崇应彪。

“锵——”刀刃鸣响，是鬼侯剑归鞘的声音。漫天大雪间有人影矗立，姬发小跑几步上前，雪深冰滑，险些摔倒：“殷郊！殷郊！”

那人发带已断，黑发散在肩膀上覆着铠甲，未化的雪夹杂其间，像是山石间奔涌的河，闪现几朵浪花。他听见身后的呼喊并不转身，着迷地抚摸眼前巨大的荒石——一条裂隙横贯石头中央，碎石缝中残留着些血迹。“鬼侯剑找着了就回吧！这里不安全！”姬发把腿从雪里拔出来：“殷郊，你在那儿干嘛呢？”

“我在看引发雪崩的罪魁祸首。”殷郊的声音说。不知怎的，他说得又轻又慢，好像一股冷气向外扩散：“你看，这石头裂了，震动了地脉，雪就从上头滚落了下来。”

姬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苏护的斧子。”崇应彪踩着姬发踩出的坑，走得倒是轻松许多，很快就赶了上来，双手握住赤金手柄，往外用力一拔：“可有够沉的，也够利的。”

“东西拿了先走。”姜文焕跟上来，见殷郊没事松了口气：“赶快追上主帅要紧。”

马蹄踩雪有沙而绵软的声响。“主帅！”崇应彪蓦地跪下，姜文焕和鄂顺转身见殷寿端坐马身上，立刻也跪下。姬发和殷郊反应最迟——姬发跪下身时余光扫见殷郊姿势奇怪，不像是做了几百上千次的军礼模样。

反而像是在模仿他们。

他不是殷郊。

“你是谁？”

营地燃起篝火，打下冀州，砍了苏护的头，冀州上下男女老少多一半充作奴隶，质子们就着粗劣的苦酒欢饮。另一边的营帐里，姬发堵住殷郊。

殷郊已经卸甲，头发仍未束起，黑色的头发一直垂到后腰。听见有人入帐，转过头来，自下仰起，黑色的眼睛微眯，飞薄的嘴唇抿成一线，似笑非笑的样子：“你的朋友，主帅的儿子，殷商的王孙，殷郊啊。姬发，你怎么了？”

“你不是殷郊！”姬发绕到营帐里侧，正对着殷郊，眼睛直勾勾盯着那张熟悉的面孔，低低吼道：“你把殷郊怎么了！”

“在雪地里摔到头了吗？好可怜啊。”殷郊跟着他的脚步转动脖颈，笑着站起身，他身量高挑，打量姬发像是打量将死的猎物，浓黑的眼睛却泛着绿：“我不是殷郊，又会是谁呢？”

姬发越过他的肩膀看向帐门。姜文焕悄无声息闪了进来，迅速得连风都来不及涌入，对姬发微微一点头。

“别啊，”殷郊毫无征兆回头——他的身体一动不动，只有脖子扭了过去，诡异又瘆人——泛绿的眼睛抓住姜文焕，微微一笑，慢慢再转回来，动作像极了一只狐狸：“这么美好的身体，得之多么的不易。要是损坏了，多可惜啊。”他抬起手抚摸自己的脸庞，指尖停在眼下的泪痣来回摩挲。

“别碰他的脸！”姬发一个箭步上前，攥紧殷郊的领子，谁知他衣服本就穿得不严实，一拽之下竟散了半开，脖颈之下锁骨锋利如剑、胸膛结实饱满，再往下便是小腹。姬发手一颤，连忙退后，手按住身侧的剑柄作势要拔剑：“离开他的身体！”

“怎么，你不喜欢？”殷郊笑容更盛，低垂的睫羽突然掀起，如飞燕掠翅，原本锋锐的眉眼如同蒙上一丈软纱，无损英丽之余更添三分慑人：“成汤子孙的这张脸，不合你心意吗？”

他抚摸脸庞的手陡然放下，抓住姬发按剑的手，迅捷如豹。这具身体本就蕴藏力量，此刻更添妖力，姬发感到手腕竟是被千斤巨石压着动弹不得。殷郊的手指不安分向上摸去，勾住臂甲的系带，轻轻一拉。冰冷的手指顺着布料摸进，姬发一个激灵，身体不知道哪来一股大力，把殷郊推了出去。

“我去上报主帅！”姬发退后两步，捂住自己散乱的袖子，不敢再看殷郊，错身要走。姜文焕一把拉住：“不能报！主帅果断，若是知有妖邪，定会斩殷郊除邪祟！妖孽死不足惜，

可……”

“是啊，你不想我活，难道也不想殷郊活吗？”殷郊拖衣前行，并不费心穿好外衫，语气不紧不慢，头歪向一侧，语气柔媚：“那也好，反正我和他们殷商血脉仇深似海，如今你助我大仇得报，我还要谢你呢。”

利剑出鞘，姬发格开姜文焕，指着殷郊：“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只敢躲在殷郊的身体里，不敢出来和我对峙吗？”

“黄口小儿，”殷郊仍然笑着，越笑越艳丽，皮肤浮起不似正常人的白皙光滑，像玉一样：“别以为这样就能激到我。不妨告诉你，我乃九尾狐，夏禹之妻涂山氏之女，守大夏四百国祚。成汤破我国门，毁我城池，杀我子民，将我封印在轩辕坟五百年之久，只有他的血脉才能破除。五百年了，我在荒冢坟茔中听他的子孙在我辈的血骨之上建立大商，享天下朝拜，我如何不恨？”殷郊抬起手握住自己的脖子：“好在苍天看见了，这具身体原主为了救你，竟然一头撞在了镇墓石上。殷商国运将尽，而我破封而出得以见证。”

“天下共主，万世大商。”姬发剑尖对着狐妖的手腕：“你恐怕要失望了。”

“怎么会，”狐妖勾起唇角，握着喉咙的手化作利爪，指尖嵌入皮肉，血登时顺着脖颈流下：“泱泱大商，这一辈的血裔却只有一人。”她沾了一点送入口中：“只要我……”

话未完，清霜擦着殷郊的手背而过，利爪长剑相碰发出令人牙酸的声响。狐妖双手抵剑，姬发趁机欺身上前，横剑压制。谁知狐妖撤一只手从姬发腰腹横扫而过，姬发险些避让不及。那爪子之锋利，居然连铠甲都一并划开。质子旅的铠甲为了能抗住冀北军长枪突刺，特意胸腹做了加厚，普通刀剑砍上去，连痕迹都不会留下。狐妖借机一把捏住姬发咽喉，手指用力，势要硬生生捏碎喉骨。

“去死吧，”剧痛之中，姬发只见殷郊粲然一笑，贴着他的耳朵说：“殷商的狗。”

殷郊。

姬发拼力挣扎，腿不断蹬踢。姜文焕欲上来解救，却被狐妖一袖子甩开。“你把殷郊怎么了！你杀了他吗？”姬发尝到自己血的味道，喘不上气来，眼前一片漆黑泛着大朵大朵红斑，但仍放心不下，从胸腔里挤出几个字来。

“他？死了呀。”

狐妖话音未落，突然甩姜文焕的那只手利爪消失，骤然返还抓住掐着姬发那只爪。殷郊的面孔一阵扭曲，妖佻的笑容消失，怒眼圆睁，姬发又见到崩塌的雪滚来之时那张惶急的脸，澄澈的眼睛不加掩饰的焦心。

“咳咳，咳咳咳咳……”姬发死里逃生拼命咳呛，一口血沫吐在地上。“是狐妖，姬发杀了我，是狐妖！”他艰难抬起头，只见殷郊扼着自己的手，极力喊着：“她是来找我殷商复仇的，快点杀了我！快啊！”

“不。”比死更深的恐惧浮上姬发的心头。

怎样硬的心肠才能提剑斩意中人？

“快啊！”人之力究竟无法与妖之力相较，殷郊眉心渐渐浮起一颗血红的痣，红艳的纹路像是有生命一样朝着两边生长，如藤蔓、如羽翅：“姬发，动手啊！”

棍子重重打在殷郊颈侧，神色癫狂的王孙栽倒在地。姜文焕脱力松手，不住地喘气，棍子在地上滚了两圈。他抬起头看着姬发：“现在我们要怎么办？”

姬发重重摔在地上，膝骨、腿骨、踝骨，身上没有一块不痛的，趴在地上良久，勉力挪到殷郊身边，撩开他头发，只见妖异红纹失去供养，缩回眉心一颗血红的痣，又摸过殷郊的颈侧。他说：“殷郊没死……先把他捆起来。我守着他，你去找绳子。”

“你救不了殷商，你救不了任何人！”

狐妖的笑声在深渊里回荡，穿过一片漆黑，他看见自己的手上沾满了血。好痛。殷郊抬起头，只见一只从未见过的华丽飞禽从尽头飞来，每扇动一下翅膀有金粉簌簌落下。巨鸟嘶鸣几声，似乎在与那狐狸对抗。

殷郊睁开眼睛。

“你醒了。”姬发立刻推醒身边的姜文焕，他们都未敢除甲，累极了也只能坐着打盹。姜文焕眼睛都睁不开，摸过铜杯，递给姬发。姬发一手托着殷郊的下巴，一手喂水：“先喝点水，有什么等会儿再说。”

殷郊侧头不想喝，但姬发手上用的力很大。他有点生气，若放在平时，大概已经挥手打掉杯子，但此刻皮肤作痒，扭动几下发觉双手被缚，绳结压胸口而过，最难挣开。冰凉的液体滑进喉咙，殷郊才感觉到喉咙干痒，肺腑作烧。

“还要吗？”喝完一杯，姬发放下杯子问。殷郊看着他的脖子，虽然有中衣遮挡，但青紫指痕从交叠的领子里探出，想来等天亮再看，恐怕会连绵成一大片。“不喝也行。离天亮还有些时间，你再睡会儿吧。”姬发说：“我看着你。”

“杀了我吧。”殷郊低声说，“我不能毁了殷商五百年的基业。”

也不想再伤害你。

营帐里寂无人声，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突然，姬发单膝跪下，双手合拳，行了一个军礼：“恕难从命。”他的声音嘶哑难听，和平日说话清亮声调相去甚远。

“姬发。”殷郊顿了顿，他知道姬发性情固执，转向姜文焕：“姜文焕，你来，利索一点。”

谁料姜文焕也跪下了：“恕难从命。”

“你们若是不敢，那就把鬼侯剑拿来。”殷郊扭过头去，不再看他们：“让我自己来。”

“殷郊，”姬发膝行上前，转过殷郊的脸来，与他平视：“我想过了，会有别的办法的。”

“什么办法。”殷郊不信他，声音里透着疲倦。

“成汤先祖既然能封印这九尾妖狐一次，我们定然能封印她第二次。”姬发一字一顿说，“这其中办法我们不知道，但肯定有人知道。”

“谁？”

“大司命比干。”

“这一截绳子系在我手腕上。”姬发把麻绳递给姜文焕，“要系得紧，最好打死结，被马拖行也不会散的那种。另一端给他系上。殷郊，你要是感觉到那狐狸又来了，你就拽绳子，我便立刻扬鞭纵马，带你跑到没人的地方去。姜文焕，你到时候拦住其他人，别让他们追上来。”

“这管用吗？”姜文焕给麻绳涂上油，每一个绳结都抹得光亮：“狐妖连你的胸甲都能划开，何况绳子。”

“我们不可能一路绑着殷郊回朝歌。要是被主帅发觉，一切全完了。”姬发单手拿起一瓶活血化瘀的伤药，牙齿咬开瓶塞，顾不上用量地倒了一脖子，沾得领子发黄。他随手把药抹开，又勒上毛皮护脖。质子旅大胜而归，回转向南，原本已经用不上大毛，但姬发不敢不小心。

姜文焕给殷郊系上绳子，又帮着殷郊穿戴铠甲，嘴里咬着一截带子：“质子旅上下多少人，你们明晃晃牵着绳子，难道就没人看见。别的人且不说，崇应彪第一个就要多嘴。”

“你们还记得我们刚到冀北，扎营那天下了好大的雪吗？”殷郊自己穿上靴子，突然插话道，“苏全孝那时候讲了一个在他们冀北很常见的病症。”

“若是天气晴好，地上又有积雪，眼睛就会流泪。”苏全孝倒在雪地里的身影从姬发眼前闪过，那个有一双温柔眼睛的北方汉子血浸染白雪，至死脸上都带着笑意：“流着流着，就看不见了，直到几天之后才能视物——你的意思是，把你的眼睛蒙起来？”

“正是。”殷郊点头，“狐妖附身之时，我的眼睛即为她的眼睛，若是什么都看不见，想来就算是妖怪也会惊慌。”

“尤其是她之前封印在轩辕坟地下，恐怕到时候还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又被我们送回去了。”姜文焕勉强咧开一点笑容，但是眉头还是皱着：“姬发，我要是拖住众人再赶来，未必追得上你们，你一个人对狐妖，能行吗？”

“总得尽力一试，春天将至，冰消雪融，差不多再六七日左右就能到朝歌。”姬发扣上头盔，除去眼下一片青黑，从外表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一进城，你先去找大司命，这门路你比我熟。”

“那妖狐封印日久，尚且虚弱，但愿她不会那么快醒来。”殷郊拿起鬼侯剑，扔给姬发：“如有那一日，姬发，你千万不可再犹豫。殷商社稷为重——不要顾忌我，鬼侯剑锋利无比，想来不会太痛。”

姬发想也不想把鬼侯剑扔了回去：“你先留着吧，要是真有我得划开你的喉咙那一日，再让鬼侯剑来为你报仇。”



“你开什么玩笑！”殷郊下意识一甩手腕。

姬发猝不及防被他整个人扯过来，差点一头撞上姜文焕：“杀害成汤子孙，大王得灭我九族。陪你一条命还算不上什么。”好不容易站稳后，又拉了拉绳子确认还是紧的：“等晚上再给你解下来。姜文焕，到时候你睡前半夜，我睡后半夜。”

入夜，姬发拎着一壶酒回营帐。不知道是没休息好，还是狐妖之力作用，喉口的瘀伤不但没有消下去，反而日渐严重。几天下来，他现在喝水进食都疼。姬发也不免心浮气躁。偏偏这时候崇应彪还撞上来，抓住姬发掀帘子的手：“我盯你好几天了。你，还有姜文焕和殷郊藏着什么秘密。殷郊从轩辕坟回来可什么事都没有。”

“他的眼睛被雪晃了，当时没察觉出来。”姬发不欲和崇应彪纠缠，料定崇应彪就算是心有狐疑也不能强闯殷郊的营帐，只在口头上敷衍道：“我们初到冀北之时，苏全孝说过……”

“苏全孝，反贼之子。反贼的话，你信，我不信。”崇应彪遽然伸手向姬发颈间，“你拿死人的话应付别人行，休想蒙我。”

情急之下，陶壶砸在崇应彪的肩甲上，陶片碎裂，酒液飞溅。姬发自己也是一愣，就着势头说：“父是父，子是子，苏护反了，可苏全孝不曾反……”

未等他话说完，崇应彪一拳朝着姬发门脸上挥来。姬发硬挨了一下，不甘示弱，扑上去和崇应彪厮打，拳拳到肉，毫不客气。两个人立刻在地上滚作一团。只听身后帘子响动，姬发看过眼去，殷郊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手腕内扣抵住下巴，手指并拢收紧，像是狐狸舔爪子。

姜文焕！

姬发心中一凛，立刻要从崇应彪身下脱身。崇应彪占得优势又怎肯罢手，自然是死死压住。姬发只好蜷腿狠命在崇应彪腰腹一踹，不敢恋战，跌跌撞撞起身，把殷郊往营帐里推。崇应彪怎会让他轻易走脱，双手缠抱姬发的大腿，要把人掳倒。

殷郊笑了起来。她打量崇应彪的那个眼神姬发见过，是看猎物的眼神。姬发上前一步，横在狐妖和崇应彪之间。他并未佩剑，身上一样能用来防御的东西也无，偏偏崇应彪还不肯罢休：“殷郊，你终于肯出来了。眼睛好了？”

“不劳关心。”姬发眼见殷郊眼睛眯了起来，厚重的睫羽打下一片阴影，泛绿的眸子如同荧荧鬼火，尖尖的舌头探出来，在嘴唇上转了一圈。眉心那颗痣格外妖异。姬发又上前一

步，伸手抓住殷郊的手腕。

接触到皮肤的那一刹那，姬发冷得打了个哆嗦。

“崇应彪！”鄂顺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钻了出来，远远探头探脑张望几下，大声喊：“主帅让你立刻去大帐！苏全孝死了，北方阵缺了一个百夫长。”

崇应彪没法子，抹了一把灰，侧头啐了一口，手指点了点姬发，又点了点带笑的殷郊：“你们给我记住。”

姬发紧攥殷郊的手腕，把人拉进营帐。只见姜文焕倒在地上不知死活，姬发连忙蹲下探他鼻息。还好，只是晕过去了。

“还活着，真好，我就喜欢吃生的”狐妖被姬发拉着，十指尖尖如同冰镐，说着就要去摸姜文焕的脸颊：“当年我还在大夏的时候，少男少女都是送到我殿外来杀，血流得像河一样，侍卫端着木盘进来，盛着人心。那心还会跳呢。”

姬发拔出姜文焕的剑指着殷郊，把姜文焕往自己身后踢：“别说了！”

“受不了？”殷郊压低身体，以手撑地，交错上前。一偏头，头发就从肩膀上滑了下来，发尾委土逶迤。电光石火之间，她探身抓住姬发的剑，颤抖的剑尖压住殷郊眼睛下的泪痣，手腕用力就要往里送。姬发急忙撤剑，但狐妖紧握剑身。以剑之锋利，殷郊手掌登时见血，血自剑尖滴落，顺着面颊下滑，假作一行眼泪：“狐狸本就要吃生食的。”她捏着剑在殷郊两眼之间晃动，突然把剑一松。姬发来不及做反应，连连后退几步，险些摔倒。

狐妖撤回了手，看着殷郊掌心的伤口，伸长脖子去舔，眼睛却上扬着看姬发。殷郊的五官深邃，光打在他的脸上，眉心红痣如生鹿角，黑发压住，宛若青山隐半、野火焚天，偏偏狐妖声音婉魅：“你闻，外面都是活人血的气味；你听，多少颗心脏在跳动；你说，我要是把他们都吃了，够不够杀光朝歌所有人。”

“你不许去！”姬发捡起剑，待要再上前，却见妖狐舌尖掠过之处，皮肉翻卷的伤口蠕动着愈合，手腕上被麻绳捆束的伤痕平复不见。他拦不住她。姬发倒转过剑尖，左手握在剑身上，呼吸一颤手腕用力。剧痛传来，姬发额角青筋暴起，汗珠滚落。他咬着牙，递出手掌：“你要是想喝人血、吃人肉，就来找我，不许去找别人。”

狐妖不知为何向后躲闪，眼睫颤抖，像是极力忍耐的模样。姬发“扑通”一声半跪下去，执拗把鲜血淋漓的伤口往殷郊面前送，语气近乎恳求：“要吃就吃我吧。”

狐妖抬头，看他染灰的脸庞。姬发眼神炽热，就如同照在雪原上的太阳，穿过成汤子孙面上这张皮，透过血骨找他那颗在胸腔里跳动的心。

不好！狐妖心道，殷郊要醒了！她忙抓住姬发的手腕，拉到自己的面前，整张脸埋进姬发的手掌，贪婪地吮吸。

一条冰凉柔软的舌头在伤口里翻搅，钻心的疼痛顺着骨髓蹿遍全身，姬发不住地喘气，但另一只手穿过殷郊散落在肩背上的头发。突然，进食的身体不动了，吞咽的声音也停了，捧着姬发左手的双手微微颤抖。殷郊的脸抬了起来，清亮的泪珠冲淡满脸的血污。

“明日我们就到朝歌了。”姬发嘴唇几颤，拇指胡乱抹殷郊的脸颊：“一切都会好的。”

“我不痛。”

朝歌城门近在咫尺。

他们离开朝歌的时候一文不名，满脑子想着建功立业，铁骑千里踏破冀北飘雪，如今再看，只觉得物是人非。苏全孝死了，为了给他报仇，又死了更多人。万民呐喊质子旅凯旋，春风和荣光却未能晒化姬发心上的积雪。

他侧头看向殷郊。殷郊骑在马上，眼睛上没有蒙布，嘴唇紧紧抿着，一丝笑意也无。姬发借着拉缰绳，轻轻系在两人之间的麻绳。殷郊便也看向他，四目相对，那双眼睛清澈如泉。他脸侧的伤痕不见一丝踪迹。

殷郊轻轻摇头，示意姬发不必担心。

临行前，为了这绳子殷郊和姜文焕大吵一架。“你不能这样牵着他，好像牵着一只狗。”姜文焕坚决不肯为殷郊蒙眼，却不和殷郊直说，只找姬发：“他是大商的王孙，又是北伐的首功，绝无这样的道理。”

姜文焕醒转之时，殷郊的身体已经又回到了殷郊的手里。姬发略过中间割手喂血不提，只

和姜文焕说再次喝退了狐妖。姜文焕当作又一次云销雨霁，换得几日太平。

“不能解。”殷郊摇头。他脸上的血已经洗去。大约是狐妖进了食，他的气色也不再似之前惨白，倒是有几分好转的样子。他看向姬发的手。姬发不让他看，把手背到身后。殷郊只好又看姜文焕：“九尾狐妖性情凶残，若是阵前伤人怎么办？伤了别人犹可，要是伤到大王、太子，你我又有多少命可以赔的。”

殷郊从来都不是伶牙俐齿的人，这是拿姬发的话堵他。姜文焕气结，直拿眼睛觑着姬发说不出话来。姬发躲不过也懒得躲，拿过绳子仍然缠在殷郊的手腕上：“今日眼睛就不遮了，左右对狐妖影响不大。你再去找几根绳子来——我们都系上，以示四方诸侯与殷商绳脉相连，想来就算是主帅也不会起疑心。”后半句是对姜文焕说的。姜文焕左想右想没有更好的法子，只能勉强应了。

姬发收回视线，前方笔直宽阔的道路直通商王宫。王车停在宫门口，帝乙继承帝位之时就须发皆白，如今老来昏聩，更不理事，凡有种种皆听长子殷启摆弄。殷寿虎豹之姿上前，猛兽呈现被驯服的乖顺，双手献上装有苏护首级的木盒。

殷启看都未看弟弟一眼，接过木盒递给商王。帝乙手颤巍巍打开，人头埋在石灰里，骨骼早已僵化，神色凝固在死亡降临的那一刻，所有愤恨、不甘最后化作阴恻恻的平静。帝乙呵呵笑着：“苏护啊，你说你永不朝商，如今怎么来了呢？”

尸体不答。殷启便从帝乙手中取过人头，抓住纠结在一起枯手的黑发高高拎起，余光扫过殷寿和他的质子旅，眼神落在被四方伯侯质子拥在中央的殷郊的脸上。鄂顺、姜文焕、姬发、崇应彪……就好像殷郊已经是天下共主一般。殷启眼底闪过一丝阴鸷，随即又想到新的摧折人之法，不由高声说道：“请殷商质子旅为大王献战舞，欢饮达旦——天下共主，万世大商！”

“天下共主！万世大商！”众人齐吼。

殷启猝然对上一双泛绿的眼睛。

剑击打盾牌，敲散帷幔笼罩的一室旖旎。这不像是在跳舞，倒像是祭祀，大战之前，向天地祈求气运加身。但是冀州已灭，化作源源不断的奴隶贡向朝歌，如今再跳战舞又是为了什么寻求神明的庇佑，剑尖还要落在哪一方土地？

姬发不知道。战舞排演数以千遍计，踏出的每一步，挥舞的每一剑，都不需要他再去思考，就如同血液在身体里奔涌。转身之际，他没有错过姜文焕的眼神，略微一点头，挥剑

向阵中横去。

即使大殿起舞殷郊也带着鬼侯剑，轻松接住了姬发和姜文焕的佯攻，剑尖微挑，三把剑直直指向天空——那里什么都没有，只能看见雕梁画栋，坠下来的细碎灰尘蛾翅，落在锋利处，劈成两半。

殷启的要求来得太突然，手起刀落绳子被挑断。姜文焕没去找比干，他们却要提剑上高台。一双双眼睛落在殷郊的身上，就像是隐藏在黑夜里会发光的小虫。姬发不放心，但一时间想不到办法。侍卫剥去他们的衣服，就像要他们展露出完全赤裸的一颗心，盛在木盘，端到帝乙和殷启的面前，任由他们品尝。

殷寿神色不变，丝毫不见受辱之态，唇角甚至还能保持着一点冰霜笑意。姬发不敢懈怠，只围着殷郊打转，剑压着剑，兜了一圈，殷郊头也不抬。金葵向着崇应彪，有心要姬发出个大丑，趁人不注意，假借没站稳伸腿绊姬发。姬发不妨，踩跌出去。太颠见状，立刻支胳膊给姬发借力。手肘戳上肋骨，姬发疼得面目扭曲，眼睛还直找殷郊。

高台之上，殷启举杯痛饮，喝到快活之处抬手掷杯，砸伤了一个小侍女的额头。他嫌弃见了血晦气，甩袖子让人下去，自己站起来还不够，旋身抽出侍卫佩剑，也如质子似的舞起来。

殷启从未练武，持剑的模样只有好笑。“启儿，”帝乙昏花的老眼生着白翳，只能看见模糊的影子：“启儿，为我舞剑助兴，好啊，好啊……”

殷郊抬起脸，眼若水波。那样一双眼睛生在那样一张脸上，如同一个不祥至极的预兆。他笑了。殷郊爱笑，但从来就如清风舒朗，偶尔促狭玩笑，眼睛收窄一点，绮丽像是姬发后半惊醒的梦。但他从未见过殷郊如此频繁的笑，带着捉摸不透的恶意和疯狂，刻意的魅惑就像是苏护城墙上射出那支燃着火的剑。

姬发贴地而滚，手腕翻转，刀刃贴着皮肉换了方向。鄂顺被他吓了一跳，飞一个眼神上高台，见殷寿正喝酒未曾注意殿中，才要舒一口气，只见姬发利剑前送，殷郊盾牌举得好好突然向左移开，既不为了格挡，也不为了防御，倒像是想要把咽喉送给姬发的模样。

鄂顺心脏提到嗓子眼，要救又来不及。突然左肩挨了一撞，不知什么时候姜文焕也挤了过来，撞上了崇应彪，崇应彪站立不稳，又撞上了姬发。姬发剑打了偏，从殷郊的肩膀处擦过去。殷郊肩膀不知怎么一缩，居然躲开了，只见另一肩前顶，剑平平送出。

殷启一剑平平送出。

姜文焕抢上前，用自己的剑压下殷郊的剑，左手举盾往殷郊身上逼。姬发会意立刻反身回来，也压住殷郊的剑，用盾夹住殷郊的另一侧。崇应彪一贯不甘屈居人后，虽然不知道这三人唱哪出，倒是也上前一步，压住殷郊的剑，顺带着压住姬发和姜文焕。殷郊勾唇浅浅一笑，眼睛眯成一线，细细看过来，眼裂不知是火光还是剑光竟然浮起浅浅红晕。他手腕一转，一气挑起三人之剑。姬发和姜文焕脸色憋得紫胀，却奈何不了上了殷郊身的狐妖。那妖狐侧身一转，把三大伯侯之子尽数甩开，鬼侯剑恰好转过一圈，剑尖低垂指着殿前台阶。

殷启持剑转了一圈，剑尖低垂指着帝乙身前的大案。

殷郊抬脸，眉眼舒展如三月春花，酒窝拿来盛琼浆蜜酒，眉心一颗活着的红痣恰似鸬鸟落下的一颗眼珠。他振腕抬剑，那姿势算不得多精妙，但足够要命。

姬发什么都顾不得了。他把盾牌扔在一边，脚掌抵地用尽全力起跳，四肢不知如何又生出一股力量，双手握剑劈砍，斩断殷郊看殷启的眼神。雪锋如镜，照出一双荧荧狐眼。殷郊险些握不住剑，仓皇退后两步，以手捂眼。

殷启抬剑似又要转圈，半道失去了力气支点，手一松，长剑掉落，人自高台上跌下。鄂顺跑上前，把剑远远踢开。

“启儿！”帝乙吓得直伸手，手指在空中颤抖不已，一时间没喘上气厥了过去。“大王！”侧妃赶忙上前又是抚摸胸口又是拍背，拿过杯子给帝乙喂酒，淋漓全洒在帝乙的胡须上：“医师！医师！”

“王兄！”殷寿推翻身前几案，猛然站起来去够殷启，又瞥到帝乙，进退两难：“父王！”

有人剑落了地。质子们纷纷扔了剑，跪伏在地。姬发恍惚看着自己的剑，虎口传来麻木的钝痛，皮肤尚完好，但皮下的肌理却在刚刚用尽全力的一斩中撕裂。玄色的地砖上留下深深砍痕，缝隙里杂进些微的金，姬发恍惚看见漫天大雪里被苏护劈裂的那块黑色巨石。

医师鱼贯而入，在跪了一地的质子中穿行，好像是山石崩裂落入河流，无辜受累的河水只好绕其而行。“还不退下！”殷寿对着质子们喝道。

诸质子不敢争辩，低头起身退出殿外。殷郊欲走，后腰被一柄锋刃抵住。是姜文焕。身前又有人拦。是姬发。

“别那么紧张。”殷郊悄声说，他半侧一张脸，露出额头的红痣，漂亮得像是壁上彩绘，不似真人：“我改变主意了。”

姬发逼近，抓住他手腕，遮挡别人的视线：“你想怎么样？”

殷郊也逼近姬发，鼻尖几乎要碰上，姬发倔强的脸仿佛一只守着巢穴的兽，对着缠绕在幼崽身上的毒蛇龇牙。“你确定要在这儿说吗？”殷郊微微侧脸，殷寿虎豹似的灰眼睛正瞧着他们。

“你们都下去。”姬发说。这本是僭越，侍卫奴婢见姬发搀着殷郊，只当是殷郊不胜酒力未做他想，更何况姬发腰间挂着鱼符，有直达王子帝孙宫室护驾的职权。偌大的寝殿，只剩下殷王孙和姬发。

姬发这才松开手。他早已用尽了力气，不过是强弩之末硬撑着持刀威逼狐妖。从大殿到寝殿这短短几步路，比冀北到朝歌还要远。“你就这么怕我啊？”殷郊拆下束带，一头青丝垂落，立刻与汗津津的身体黏作一团，狐妖绕过几缕在手，又咬在唇间：“怕我杀了他，又怕我用他的脸杀别人，你这要担惊受怕到什么时候去？”

姬发喉咙滚动，手和剑都背在身后，他不愿意狐妖看出他的虚弱。他手抖得拿不稳剑。“你要怎么样才肯把殷郊还回来？如今的天下是殷商的天下，夏国已灭如人死不可复生，即便你杀了殷郊，杀了大王和太子也无济于事。”他顿了顿，向来伶俐的舌头找不到话说，只能又重复道：“你要怎么样才肯把殷郊还回来？”

“我说了，”九尾狐妖妖调调地笑，殷郊也妖妖调调地笑：“我改主意了。一路上，我用成汤子孙的眼睛看，用他的耳朵听，这人世间多么的美好，这具身体贵为殷商王孙理应享尽人间至乐。可他却把命和血悬在刀尖上，那样的愚蠢，那样的冥顽。不如把身体给我，我能给他长生，教他欢愉。不过几十年，帝乙传位给殷启，殷启又传位给殷寿，殷寿死后，再给殷郊。到时候，我再给他娶上一位青丘狐女，夏朝的血脉便又在玄鸟的蛋中孵化了。”

说着，手指长出血红的长指甲，抚摸殷郊的咽喉，再慢慢往下，于双乳之间流连，接着是紧实的腹部，一直到下裤的边缘。姬发一把拉住他的手，眼睛赤红仿佛要滴血，耳朵也是赤红：“我问你要怎么样才肯把殷郊还回来？你要多少人性，多少血食？”

“殷郊不已经在你的面前了吗？”九尾狐手腕灵巧一转，如藤蔓爬上姬发肌肉酸疼的小臂。姬发曾经取笑殷郊人高手却小巧，每每掰手腕比试力气，姬发都能把他的手包在掌心。如

今附上艳红的指甲，不像是王子的手，倒像是王姬的手。狐妖的手指攀上姬发的领子：“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不如，你来与我们同修。我将长生分享与你，我们一同共享极乐。”

“你不是殷郊，”姬发一手抓住殷郊的手，另一只手横过剑压在殷郊的颈上，颤抖间呼吸间细腻的颈肉将那刃包裹吞吃：“我亦不求长生。”

“不心动？”狐妖阖殷郊的眼，又张开，红痣缓缓蔓延出藤蔓枝条，仿佛要在殷郊的额上开出一树花来：“可你的心跳得好快。你喜欢他，喜欢殷商的王孙，喜欢到愿意以身饲养妖孽，饲养殷商的仇人。我不信你不想和他同修，不想和他长生。”

“我不想。”姬发看着殷郊的眼睛，缓缓摇头。

“撒谎。”殷郊欺身而上，鼻尖像是小兽拱姬发的颈窝，吐息之间还残余几分霜雪，手一路往下摸。姬发推他，奈何手上酸软实没推动。九尾略抬下巴一寸，嘴唇擦过姬发的耳垂：“我尝过你的血，你骗不了我。”

“殿下！”侍女的声音隔门传入，身影照在罗纱糊的窗户上，仿佛鬼影：“王妃传召。”

狐妖被败了兴致，登时放过姬发起身，只两步走到门边。姬发身体一歪，差点摔倒，挣扎起身追上殷郊，赶在前头推开门——若狐妖要伤人，利爪必得先穿过姬发的胸膛。

小侍女的确是姜夫人的侍女，着白裙低着头，不敢看王孙赤裸的上身：“殿下，王妃在外头等您呢。”

“母亲来了？”狐妖用殷郊的声音说，额间红纹消退：“快带我去。”

朝歌夜寒露重，姬发赤膊着上身，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但一步不敢慢。青幔华盖的宫车停在辉月之下，清冷而孤寂，姜夫人长身玉立，竟然立于风露之中。殷郊上前跪下，狐妖如今这一套做得熟练，也有几分样子，只是狐狸本性难改，总是歪着一半。

姜夫人欠身，手抚上他的脸：“听说此次去冀北，你未在战中受伤，只挨了你父亲一鞭子，伤了脸颊。我有些不信，你从小就是惯只说好事，不说坏事的。晚上殿中出了大事，想你不方便来看母亲，我就过来一趟。如今都大好了？”

深居宫中的妇人之手远比战士的手要温暖、细腻，狐妖忍不住向姜夫人的掌心蹭去，那双深黑的温柔的隐忍的眸子和九百年前涂山氏悲伤的眼眸重合，九尾狐一时不知今夕何



夕：“早就好了，父亲慈爱，打得……不重。”

“打得不重便好。”姜夫人仔仔细细摸过殷郊的脸，手指在他额前停滞，仔细摸过眉间：“什么时候这里长了颗红痣，母亲倒不知道。”

狐妖一凛，再抬头时，姜夫人眉眼之间温柔尽去，如同天边明月、露下霜竹凛然不可侵犯：“妖孽！占了我儿身躯，还敢欺瞒！”

那宫车车门洞开，一只手伸出来紧紧攥住殷郊的手腕。原是大司命比干：“狐妖！我已锁住你的寸关尺脉，看你如今哪里逃去！”

一时间，殷郊周身妖气暴涨，眉间红纹横生，几乎要凸出皮肤异化成角。姜文焕也从宫车里钻了出来，和姬发一同紧紧抓住殷郊的胳膊，硬拖着往车里塞。狐妖不甘心束手就擒，毫不客气朝着姬发右手撞去，她知道那里有伤，剑割的，殷郊舌头舔的，还有殿上那一刀。

姬发没按住殷郊，只差一点点狐妖就能探出马车，说不定还能逃进朝歌漆黑的夜里。但是殷郊的脸被那双温柔无比的手捧住，姜夫人深黑色的眸子清凌凌滚下两行泪来：“去吧。”

狐妖额上妖纹几经辗转变化，在这哀伤的眼泪里又都缩了回去，凝作眉心一点红痣，蛮横神色褪去，脸庞瞬间陷入短暂而扭曲的空茫：“母亲。”

只要这一瞬间，他又被拖回车里。后背重重撞在车壁上，车身震动，殷郊一只手捏在比干手里，身体蜷缩，似乎忍耐着极大的痛苦。姜文焕给他披上件常服，又递给姬发一件：“穿上吧，冷。”

是殷郊的衣服。姜文焕找比干又请姜夫人来解救姬发，能带的只有殷郊的衣服。姬发草草套上，腰带只随意系紧。他已累极，和姜文焕说句谢的力气都没，稍事休息才勉强爬起来去看殷郊。殷郊眼睛直勾勾看着他，额头上滚着汗珠，所有艳丽都随着狐妖退却而退去，露出露骨苍白的狼狈来。他微微张嘴，似要说话，但啜嚅几次都不见有声音发出来。

姬发凑过去想听，殷郊头一偏却是吐了。姬发赶忙去接，殷郊一口一口把姬发袖子吐了个湿透。借着门缝间疏漏一点月光，姬发所见一片赤红，殷郊吐出来的全是血。姬发立马急了，不顾是车里就要站起身，差点头撞上车盖，到底还是比干另一只手抓了他下来：“不必慌，那狐妖占了他的身体，他必然要和那狐妖斗，抢回他自己的身体。两股力量相撞，五脏六腑受震，这时候吐出来的都是淤血。要是吐不出来，热从脏腑蔓延全身才麻烦。”

姬发放下心来，慢慢挨着殷郊又坐回去。扭头看姜文焕，姜文焕靠着车壁已经睡着了。姬发长长出了一口气，提着的心放了下来，困意立刻袭来。他到底不是铁打的。

一觉酣沉，睡到殷商宗庙也没醒。还是姜文焕推他，姬发抓剑抓了个空。比干看着他们摇头，依然一只手锁着殷郊的手腕。殷郊果然和比干说的那样，吐干净淤血之后，神色和缓平静一些，气色也不那么难看，只是眉头紧皱，嘴唇抿起。姬发读他剑眉下寒星似的那双眼睛，痛悔、愤恨、自毁……凡几种种，皆无生意。姬发心往下一坠，不由地向他靠去：“别总想着用一死解决所有。还有办法的。”

回头，见比干看他的眼神里有几分赞许，但殷商的大司命嘴上只说：“进来吧。”

殷商祖宗的牌位紧紧密密排在殿中，最上是成汤先祖。几口大缸里装着灯油和草绳拧的灯芯，火光长明不熄。空地上还有两口铜制的大鼎炖煮一整颗牛头，肉早早掉了下来，只剩净骨在沸水里起伏。玄衣巫祝往来准备祭品，预备大司命请问殷商祖宗。

姜文焕走到这里便不肯再往前了：“我在门口守着。”说完往台阶上一坐背对着殷商的祖宗灵堂。他是姜夫人母家的侄儿，小事上也要防着落人口舌。姬发不受这个限制跟着进去，却也只站在一边靠着根柱子。

巫祝们抬上一张大祭台，比干命殷郊躺上去，又拿爵来盛酒放入焚化了香灰让殷郊一饮而尽，接着请上七宝短剑划破自己的手指，在殷郊的额头、手腕、脚踝各点上一抹血……姬发实在是太困了，靠着柱子睡着了。

等醒来，天也才蒙蒙亮。这一觉睡得又短又浅，姬发太阳突突跳疼，起身时险些眼前一黑，差点跌晕过去。幸而有一双手接住他，殷郊清浅的眼睛遮住熹微的晨光。“殷郊？”姬发喃喃道。

“是我。”殷郊给他一个笃定的回答，拉着他慢慢站起来。

殷郊回来了，大司命驱逐了狐妖。姬发心头大喜，劫后余生的欣然同微凉的空气一道在他的胸腔里无限膨胀。他有很多话想对殷郊说，可还未来得及开口，殷郊眉心那颗红痣刺痛了姬发的眼睛。

“它为什么还在？”姬发想要克制，但是克制不住，他伸手摸殷郊的额头。那颗痣并不凸起，好像是淤在皮下的一个不起眼的血点。殷郊没有打掉他的手，一反常态乖顺地任由他摸着。

“天命啊，天命啊。”比干苍老的声音自殿内传来，殷郊和姬发对视一眼，立即冲了进去。比干抖颤欲从地上起身——他整整跪了一夜。“叔祖！”殷郊扶住比干，眼睛却看向成汤的牌位，那牌位漆黑如墨，不仔细看仿若一块沉乌的玉。

大司命看上去老了许多，倚靠着年轻力壮的孙辈更显瘦小佝偻：“我遍问殷商祖宗，寻求封印狐妖之法，终不得完全之道。”

“叔祖！”殷郊一听就急了。

比干拍拍他的小臂示意他安静：“扶我到里面坐会儿，姬发，你也来，我有事情要问你。”

姬发回头看了眼天空。太阳正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升起一个浅金色的轮廓。原来阳光也不一定是热的。

“那狐妖的确是禹与女娇的女儿。夏禹受舜之命治水时与妻子新婚不久，女娇出身涂山狐族。涂山氏为女娲爱宠，乃灵兽。禹治水有功，舜便把帝位传给了他，他与女娇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即为姒启，正是他建立了大夏国。女儿随了母亲，也是天生的九尾狐狸。禹与妻子虽然恩爱，但是人的寿命到底有尽时——传闻夏禹身死之日，女娇伤心过度，竟然自断九尾追随禹而去。姒启对唯一的胞妹甚是疼爱，封作圣女，享举国之祀。这九尾狐起初不取一草一木，只以清风明月为用。”说到这里，比干叹了口气：“可是人的寿命到底有尽时……姒启寿终而死，九尾狐还得长长久久活下去。女娇故去已久，她又在人中出生人中长大，早已忘记回青丘的路。若要是一直能做夏国的祥瑞，守护夏国，倒也好。可是夏朝不幸，几代之后朝政落入孔甲手中。孔甲做事荒唐，并不能服众，渐渐地，诸侯就想反了。孔甲为了保住自己，竟然给九尾狐送人牲，哄骗她吃人心来增强力量。这道闸门一旦开了就收不住，人心越吃越多，九尾狐就像一颗坠落的星那样无可挽回地堕化了。成汤先祖伐夏之时，她已经是一头彻头彻尾的妖兽——伊尹大父提出用夔的皮和雷兽的骨制成一面大鼓，此鼓奏响之时百兽起舞，若是那狐还有灵性，便不会受影响。”

姬发不忍再听，后面的故事可想而知。比干亦摇头，道：“可是大鼓奏响之时，九尾跳起一段绝美的舞蹈，令天地都变色。成汤先祖使用一只长枪将她钉住，盛入夔鼓之中，又借来不周山之断石，雕刻出其母涂山氏女娇的模样，镇于其上。”

“五百年过去，哪里还有涂山氏女娇，那不过是一块荒石，被苏护一斧子劈裂了。”殷郊低声道：“若要是再封印一次那狐妖，得先去轩辕坟把那面夔鼓取了来。”

“夔鼓尚不是最重要的。”比干喘了口气，外头天光越发亮了，穿过屋檐，落下整齐的光斑：“那鼓不过是引诱狐狸的一件器皿。”

“那杆枪。”姬发了悟过来，眼神就变了，死死看着比干，似乎要把他头上的冠带烧出个洞。

比干点头：“正是那杆枪。成汤先祖将自己的血抹于其上，贯穿妖狐肉身，使其元神不得出窍。”

“那便好办了。”殷郊的眼神看向殿外，穿过两道门，尘土在风中卷动。姬发知道他在找那无时无刻不在城中守卫的禁卫和他们所配的长枪。“我流着祖宗的血，只要有一杆枪……”

“天真。”若不是还有姬发在，比干简直想抓着殷郊散落的头发把这倔牛给拽回来：“玄鸟命脉传至你祖父，他就只有你一个孙辈。你若是自绝献祭，不正如狐妖所愿断我殷商社稷？”

“伯父会有孩子的。”殷郊收回视线，看着比干说。他的眼窝微凹，垂下眼帘显得宁静忧郁，但话却说得那么急躁，不可转圜。

比干一巴掌拍在他头上，属实是没忍住的缘故。明知此刻气氛应当叶片清露都不敢滴落的凝重，但是姬发偏过头去偷偷笑了半声，用袖子掩了半声回去。殷郊被打得眼睛睁圆，嘴唇不可置信地微张着，像只从树上掉下来的猫。比干恨恨地说：“殷启要是能有孩子，早就有了，哪里还会等以后？你父亲也只有你一个儿子，你不为别人想想怎么也不为你母亲想想。你要是一杆把自己钉死，谁解她膝下的荒凉？”

一说到姜夫人，殷郊和软下来，握拳的双手紧了又松：“那还有什么法子？都这时候了叔祖就别卖关子了。”

比干收回手，揣在袖中：“我乃殷商的大司命，有一颗七窍玲珑心。任何妖物吃了我的心都必须现出原形，到时候再请你父亲一刀了结了妖狐。”

“咚。”殷郊双膝重重跪在地上，惶急抓紧比干下裳：“叔祖！万万不可！”

比干笑起来，拍殷郊的后颈：“怎么，只准你做英雄，其他人都不配为殷商社稷而死？别忘了，我亦是成汤子孙。要是如此能了结那狐狸，我这颗心，这条命，舍了又何妨？只是，我了解你父亲，到时候殷寿必定连你一起砍，为的是斩草除根。”

殷郊不说话。他脸侧消失不见的伤痕又在隐隐作痛。“一定还有别的法子。”左听右听，仿佛都在听天要收走殷郊的命，姬发握紧了拳头，可这拳头能和上天争命吗？他能和上天争命吗？

“还有一法。”比干仍是摇头，“更是虚无缥缈。”

姬发也跪下，跪在殷郊身后，头扣在地上：“愿闻此言可堪一试。”——姬发必定赴汤蹈火。

“西方有仙山，名为昆仑。西伯侯擅长卜卦问仙，你应当听你父亲说起过吧。”比干一字一句斟酌道：“据说昆仑之上，有元始天尊和他座下十二弟子，当年黄帝轩辕氏拜广成子为师，得赐乾坤大弓，正是此弓射杀了蚩尤。”

“大司命的意思是，殷郊当远赴昆仑？”姬发抬起头，仙山在极西之地，从未听闻有人去，也从没见过有人来：“昆仑离朝歌有多远？”

无论多远也要走。姬发做事很少犹豫，凡事问心。这世上有什么比殷郊的性命更珍贵？别说上昆仑，哪怕是要姬发学那共工去撞不周山，他亦往矣。

“很远、很远，肯定比冀州要远得多，”比干俯身拍了拍姬发的肩膀，让他起来：“但是只要昆仑是真的，那总有走到的时候。我要你送殷郊去。”

“叔祖，可……”殷郊皱眉，急切前倾身体，好像要为姬发说话。但是比干打断了他：“这是祖宗给我的指引。姬发，这一路会非常辛苦，甚至比北伐冀州还要辛苦，而且你将得不到任何功勋。虽然你在朝歌为质子，但也是诸侯公子，你愿意送殷郊上昆仑吗？”

姬发不去看殷郊，视线扫过那一排排似眼睛的牌位：“我愿意。”

“好孩子。”比干狠狠捏住姬发的手臂：“我还要你记住一件事：你们是去求活的，而不是赴死。我要你把殷郊送上昆仑，再把他带回来。这一路没多少人能和你们一块，知道狐妖存在的人越少越好。所幸九尾狐尚未用过血食……”

姬发和殷郊齐齐变了脸色。比干一见他们如此这般，知道不对，追问道：“你们给她吃什么了？”

“我的血。”姬发说，他脸上露出少年特有的犯了错又不肯认错的固执神情：“狐妖若是不喝血就要伤人。那时帐外有八百质子，我没有别的办法，也不敢冒一点险。”

“糊涂！咳咳……”比干急怒甩袖，“给狐妖喂血食，乃增强狐妖的妖力。狐妖强则殷郊弱，他要抢回身体就更难。”

“叔祖！”殷郊张开双手挡在姬发身前，比干一袖子结结实实打在他侧脸上：“叔祖息怒，姬发是为了救我……”

“救你？救你就可以给妖狐喂血食？”比干盛怒，拔高声音到沙哑：“以肉事妖，哪有尽头！他一时关心则乱，是害了你，害了所有人！”

“叔祖！这不关姬发的事！”殷郊跪行，牢牢护姬发在身后：“千错万错，俱在殷郊一人！”

谁知姬发硬是挤上前来，推开殷郊的手，磕下头去，只闻得清脆一声响，想必他额头已然碰破：“姬发知错！”

苏全忠被砍倒，温热的血溅在姬发的脸上，和苏全孝相似的那双眼睛恶狠狠瞪着姬发似要记住仇人的样貌，待日后做了鬼再来报仇索命。“姬发，快跑，是雪崩！”殷郊的声音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姬发抬起眼睛，只见茫茫雪浪之间，殷郊惶急的面孔是唯一的颜色。可是苏全忠倒而未死，狠狠拧住姬发一条腿。殷郊赶上来，鬼侯剑出鞘，砍断苏全忠的手臂。

雪浪追上他们，他们连同死尸一同卷走，殷郊舍了鬼侯剑来拉姬发，却被雪裹着一头撞上被巨斧劈裂的巨石。额头血流如注。

“殿下是为了救姬发！”姬发抬起头，细细血线横跨眉骨流下眼睛。殷郊听来，殿下两个字何等地陌生、刺耳。只听姬发继续说：“如今大错已成，追究前责也无用，还请大司命息怒，指明前路。”说罢他又要磕下去，却没有碰到地，殷郊的手掌抵着他的额头，掌心干燥又温暖。

“造孽啊！”比干看他们你护着我，我护着你，仰天叹道，良久才又说：“此行路上，你们一个人也不能带。狐妖尝了血，进而就要食人心，谁跟着你们都不安全。”比干转过身来，见殷郊用袖子按着姬发的额头，忽又想到另一事：“狐妖喝血是什么时候的事？”

“进朝歌之前。”姬发答。

比干奇道：“狐妖吃了人血，还能甘心缩回去让出身体？你们做了什么？”

姬发把蒙眼系绳一事照实说了。比干沉吟半刻，说：“姬发，你去把那根绳子取来，之后立即打点行装。殷郊，你待在宗庙，一刻不得出，昨夜我已请了祖宗庇佑，暂时压制那狐狸。我去请示王兄，最迟明日安排你们上路。”

“叔祖要如何和祖父说？”殷郊还不放心，一边撕下一片袖子替姬发包扎，一边又问。姬发躲开他的手，把布料往上推，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比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去昆仑除了求仙，还能问药。”

姬发加快了脚步。姜文焕不在门口，想来是天色已明，回质子旅当值去了。姬发前一夜是坐马车来的，现在须得走回去。他转过街角，只见青幔华盖马车静默地停在墙根下，像是一朵夜开日落的花。那么大的日头，姜夫人就站在马车边上，眼睛注视着那两根漆红的柱子。

“夫人。”姬发行礼。

“过来。”姜夫人轻声招呼他。待姬发走过去，她摘下殷郊粗绑在他额头上的破布，仔细叠了三折重新给姬发扎了回去，又用丝帕擦干净姬发脸上的血迹。她身上有一股好闻的香气，很淡很淡，像是清泉，又像是雨水，让姬发想起自己的母亲，却又怎么都记不起来母亲的样子。

“你们要去昆仑。”姜夫人慢慢地忧伤地说。

姬发单膝跪下，想了想又换作双膝，振袖行大礼，上半身埋进尘埃里：“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殷郊带回来的。”他感到手肘上有一股纤弱却不容拒绝的力量扶他起来。姜夫人解下腰间一枚玉佩，方胜纹雕刻成的半环，水银色泽沁着苍绿，拉过姬发的手，把玉珰放在他的掌心，另一只贴着姬发的手背收拢手指握住：“路上当心。”

质子旅有着严苛的作息规律，姬发拖着身体进入营地正好遇上鄂顺出来换班。“姬发你这是？”鄂顺结结实实吃了一惊——姬发还穿着献舞时黄土色的下裳，却系了一件纹路细致的上衣，只是袖子上又是干涸的血迹又是泥：“你昨晚去哪儿了？”

“他还能去哪儿，”崇应彪慢悠悠从阴影下走出来，鄂顺是他换他的班：“准是躲殷郊那儿了。我就奇怪了，姬发，昨天好好的献舞，你做什么非要穿插上来拿剑指殷郊？还有姜文焕，也跟发了疯似的。你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这不关你的事，崇应彪。”姬发不欲与崇应彪多说，绕过他和鄂顺就要进屋，谁知道被崇

应彪一把拉住。“那你说这个关不关我的事？”崇应彪从腰间抽出一把剑，在姬发眼前挽了个剑花：“殷郊的鬼侯剑，的确漂亮。”

“给我！”姬发伸手欲抢。崇应彪往后一收：“小心点，鬼侯剑可锋利得很，苏全孝的哥哥就是被他砍了脑袋？还是手臂？”

姬发上前两步，直视崇应彪：“你从哪里拿来的？”

崇应彪懒懒抬眼，本就有点淡的眉毛在阳光下更觉淡了：“大殿上，你和殷郊走得那么急，剑都不要了，是要去做什么？”

“我说了不关你的事！”姬发出手迅速，但是崇应彪早有防备，把鬼侯剑换了只手，用剑锋拍姬发的肩膀，挑开姬发的衣领：“这件衣服是殷郊的吧，兽面纹、云雷纹，什么时候质子也能穿这么贵重的料子了。不关我的事？你们在大殿上闹出那么大乱子，整个质子旅都挨罚，你说不关我们的事？”

“挨罚？”姬发看鄂顺。谁知鄂顺也无奈点头：“每人二十军棍，念在还得有人巡夜督查，先打十棍，剩下记着。姜文焕刚才领完，只差你和殷郊了。”

“是了，殷郊呢？”崇应彪侧头晃肩，剑锋离姬发的咽喉也就时近时远。姬发后退一步，剑尖从他肩上滑下去：“把鬼侯剑给我，崇应彪，我还有事，不想和你起冲突。”

崇应彪笑了：“让殷郊自己来拿。”

姬发冲上去就是一拳。崇应彪早猜到他要上来，把鬼侯剑往边上一扔，抓住姬发腰际就是一个抱摔。姬发大腿绞住崇应彪的脖子反身把他拧地上。两个人像是两只兽在地上缠斗。鄂顺忙招呼人过来把他俩拉开。但质子旅明面上虽说都是同袍兄弟，实际暗流涌动，究竟是拉架还是趁机讨旧怨也未可知。

突然一柄长枪擦着姬发和崇应彪的脑袋钉在地上，黑色打弯的枪头专为了破甲所制，一旦插入肉里，除非打断骨头，否则再难拔出。殷寿虎豹一样的眸子冰冷如含铁，浑身被冷酷的萧瑟所笼罩。

“主帅！”未参与打架的鄂顺首先跪下，接着缠斗在一块的质子也纷纷起身跪下，只剩下崇应彪和姬发还僵持着不敢动。那柄长枪准头只要稍微偏一点，他们中有一个的脑袋就得开花。



殷寿拔枪出土，冷冷看着北、西两大伯侯的质子：“起来！”绫罗华服未改他眉宇间的威严，比起帝乙和殷启，八百质子心中，殷寿才是真正的王。

崇应彪和姬发这才分开。两人武艺都师承殷寿，拳脚上相差不多，只是崇应彪披甲执锐，姬发布衣裹身，难免姬发吃亏。殷寿一鞭子先打鄂顺，因他误了值岗，又记了二十军棍。轮到崇应彪和姬发，殷寿则收起了鞭子——质子旅不禁械斗，为的是培养血性。崇应彪和姬发之间摩擦颇多，殷寿一向不管，甚至乐于见他们缠斗撕咬。

此时他不说话，只是打量他们，却让二人比挨了打的鄂顺更难受。殷寿仔细品味他们的畏惧和恐慌，用鞭子的柄指着姬发，末端嵌着一块拇指大的紫玉：“姬发，你先说。”

有一瞬间，姬发想把一切和盘托出。殷寿是殷商的虎豹，是天下的英雄。殷寿带着质子旅能荡平世间一切的恶，哪怕这个恶是他唯一的血亲儿子。姬发猛然醒了过来。他恭恭敬敬跪在地上：“姬发无话可说，任凭主帅责罚。”

殷寿眯起眼睛。与其说他不喜欢姬发的态度，不如说他不喜欢姬发有所隐瞒。姬发本不应该有任何秘密，在质子旅只能有一个人有秘密。整个营地黑压压跪了一地的人，却连一声呼吸也不闻。“崇应彪，你来说。”殷寿终于放过姬发，转向下一个目标。

崇应彪捡起鬼侯剑，平举过头顶：“这是殷郊的剑，落在大殿上。”面对殷寿，崇应彪也只说事实，绝口不提自己的猜测。殷寿当然知道殷郊的佩剑。鬼侯剑未必有多贵重，但是沾满了血，苏护把原本要献给商王的人牲全部献给了这把剑。姬发帮着殷郊从八百质子煌煌兽眼之中赢来，殷郊从不离手。现在殷郊失剑，殷寿心里滋生出一股扭曲的快意：“崇应彪，按照军纪，有令不遵，如何罚？有事不报，如何罚？”

“有令不遵，罚二十；有事不报；罚四十。”崇应彪说。

殷寿微微点头，“姬发，听清楚了吗？”

二十就是二十军棍，四十就是四十军棍，再加上之前的二十，姬发一共要领八十军棍，刑罚之严，要是一次罚完能要了姬发的命。“姬发领罚，”姬发也不争辩，磕了一个头，抬起脸，他额头绑的布掉了，露出伤口卷了边的皮：“请主帅准许姬发回来再领。”

“你要去哪里？”殷寿眯起眼睛，像是闻到了血的头狼，质子旅一举一动无不在殷寿的眼里。

“昆仑。”姬发说。

殷寿没有从姬发的脸上闻到阴谋和谎言的气息。八年前，作为西岐的质子，姬发来到朝歌，那时候他是个瘦弱却充满不切实际幻想的男孩。他说他要做像殷寿一样的英雄，做天下的英雄。很多人觉得可笑，在弱肉强食的抛弃与被抛弃之中，姬发显得那么的天真。但是殷寿不会小看这份天真。姬发很快就成为他帐下最出色的勇士之一。

质子之间有些骚动。他们刚刚从冀北的风雪中回来，没有人知道姬发要去昆仑做什么。内侍的出现救了姬发的命。那是在帝乙身边服侍的老人，极其老迈，走路摇摇晃晃让人怀疑他会不会一旦摔倒了就站不起来。但是他很小就跟着帝乙，从帝乙还是殷王孙的年纪一直到如今帝乙的王孙也已加冠，帝乙用习惯了他，还留在身边。“大王有令。”说完这四个字他需要歇歇，年轻的将士就像是山一样。

“王兄。”比干终于得到了帝乙的诏令。殷启并未有大碍，只不过从跌下台阶，但是做父亲的却又衰老了几分，好像比干说话声音大一点，就能把他的骨头吹散：“比干啊，你又为我带来了祖宗说的话吗？也许你不必来的，再过些时间，我就要去他们身边侍奉了。”

“祖宗是托我给王兄带话来了。”比干看着帝乙浑浊的双眼，那灰翳看着像是死去的鸟，“祖宗说王兄大王做得很好，让王兄别那么早过去。”

“做得很好？”帝乙呵呵笑，笑声里面有种无可奈何的荒凉：“孟方反了，苏护也反了……我只是有个会打仗的儿子，但是我偏偏又不喜欢他那双像兽一样的眼睛。我快要死啦，比干，启儿会继承我的位置。”

“王兄是否听说过昆仑？”比干说，“祖宗告诉我，那西方的仙山上，有一味仙丹即将炼成，能够消除百病、延年益寿，成汤先祖命我派人去求了来给王兄。”

“那就派人去吧。”帝乙颤抖的手几乎拿不住杯子，比干替他拿着，又喂他喝下：“冀州送来那么多奴隶，你自己挑吧。”

“仙人问药，如何能派奴隶？卑贱之人如何可登仙山？”比干说，“自当派出我殷商王室的嫡亲血脉。”

“那就让殷寿、不，殷郊，带着质子旅去。”帝乙毫不在意。

“人不可多，仙人清修之境，最怕吵闹。”比干又说。

“那你让谁去就谁去吧。”帝乙打了个哈欠，比干行礼退了出去，殿外有一排的舞女等候商王传召。

即便是这样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也能令殷商的虎豹低头。殷寿单膝跪下，内侍喘吁吁说：“大王有令。闻西方有仙山，名曰昆仑，有仙人居住其上，炼药欲成。着命王孙殷郊求访，侍卫姬发跟随保护。”

“昆仑？”殷寿重复道。如同利箭一样的眼神落在将死的朽木上也是枉然，内侍只会慢悠悠抬起身：“大王有令，请王孙殿下即刻整装，不得拖延。”

说是说殷郊，事实上姬发也再不能留。即便心有不予，殷寿从不明面上忤逆帝乙：“且先记下，等回来一并处罚。去吧！”

姬发如同离弦的箭。他与殷郊上昆仑不比随大军征冀北，身后没有押运粮草的队伍，所带之物有限，途中补给又极少。他打了盆凉水匆匆擦洗身体，换上铠甲，把鬼侯剑和自己的佩剑一并绑在腰间。接着是惯用的长弓，姬发试了试弓弦，又拿上箭筒，犹觉不够，把姜文焕箭筒里的也全掏摸干净，然后再是外用伤药和换洗的两件中衣，包了一个包袱。他原本想把鱼符留下，解绳子的时候却手指打滑，终了也就让它去了。

姜文焕中间进来一趟。姜夫人送来了殷郊的衣服，用青绸包了，姬发掂量着有些重。“大王吩咐殷郊去昆仑求药也不可堕了天下共主万世殷商的威仪，所以两件都是礼服。”姜文焕扯了一点领出来给姬发看，又小心叠了回去。他几日都没有休息好，又刚刚挨了军棍，脸色苍白，微丰的嘴唇硬是挤出一点笑来宽慰姬发：“我去把殷郊的马牵过来。”

姬发看着他的背影，知道姜文焕担心，只是不说出来。东伯侯姜家的人，都是这个秉性。青绸包袱里还有一根断了的麻绳，切口整齐，是被刀挑断的。

殷郊的马名叫雷迅，因为面中有一道白，像闪电，脚程极快，脾气却很温顺。姬发和它相熟，拍了拍它的腰背，再翻身上自己的马。雷迅就跟在他身后，一同跑了起来，穿过质子旅的营地，穿过长街，一路奔向殷商宗庙。

比干和殷郊等候已久。

殷郊换了一身勾云纹的常服，比干贴着头皮为他束起头发。殷郊的头发又厚又密，有些微卷，黄金发冠和发簪需要扎得很紧才不会松动。重甲走动动静不轻，还没进门，殷郊已经察觉。姬发夹着头盔，头盔上插着翎毛，落日余晖洒在他的金甲鳞片上，如同天神下凡。

不知不觉，他已经是个英雄，可惜眼下只做了殷郊一个人的英雄。

“怎么断了。”比干叹息道。一根长绳断成两截，即使涂了油也磨得满是毛刺，正是从冀北回朝歌一路上系在姬发和殷郊手腕上的那根。好在侍卫挑断之时，并未从正中下手，所以

是一边要长过另一边，“不过也还算可用。”比干转头对巫祝说道：“取铜觥来。”

铜觥像一只横放的牛角，长方圈足，雕刻一只鸟头，比干打开盖子，巫祝递上早已准备好的七宝短剑，对着手掌就是一刀。殷郊和姬发根本来不及阻拦，只看血顺着比干的手流入铜觥，从源流到浓稠，比干脸色逐渐苍白。“叔祖！”殷郊又要跪，却被比干拦下：“别傻站着，过来帮忙，把绳子浸进去，一定要浸透了。玄鸟血脉能压制邪祟，成汤先祖正是因此得以一封山海。如今虽然已经稀薄，但若是这绳子浸饱了血，那狐狸也难挣开。”说着又压伤口，试图挤出更多的血来。

姬发没有作声，只是走上去，把绳子露在外面的部分按进血里，仔仔细细确保鲜血浸润每一丝缝隙。他神色宁静的样子，仿佛在修理他的弓弦，直到血彻底冰冷干涸，绳子如铜暗沉。比干身体微晃，殷郊急忙揽住，一连退后了好几步，坐在了台阶上。“叔祖。”殷郊的嗓音有些哽咽。比干拍着他的胳膊：“还不到哭的时候，你去把绳子拿来。”

殷郊抬手，姬发便把绳子递上。殷郊又递给比干。比干双手握着绳子，像是又得了力量，脸庞上陡生红光。他挣扎着半起身，不要殷郊扶，一路跪到殿内，把绳子举过头顶，再重重磕下，起身，磕下，复又起身，磕下。做完，他说：“殷郊，到祖宗面前来。”

殷郊听话地过去，比干把绳子系在他的手腕上：“小子殷郊，为狐妖所缠，非其本愿，唯愿祖宗鉴之证之，怜之悯之！”说完，比干深吸一口气，又长长呼出，仿佛一盏油灯烧至最后点点微光：“姬发，来！”

姬发依言上前，却不知道是该站还是该跪——殷商先祖他是没有资格祭拜的。比干拉下他来，把另一端系在他的手腕上：“质子姬发，西伯侯姬昌之子，为救殷郊，以身事狐，唯愿祖宗鉴之证之，怜之悯之！”

比干原本抓绳子的双手抓住两人，一同拜下去，久久没有起身。宗庙之中只能听见油灯草绳灯芯发出哗啵爆裂的声音。姬发小心侧眼看去，才发觉比干晕厥过去。“大司命！”这一惊非同小可，巫祝赶上来七手八脚架起比干，其中一个地位高于其他人的摸过比干颈侧，又仔细听过比干的心跳，做了一个古怪的手势。巫祝们都松了一口气，抬着比干转向偏殿，只留下先前指挥众人的巫祝递上一套骨牒：“请王孙与公子速速上路。”

“放行！”这将是他们这一路上听到最多的话语。日已西沉，禁卫沉重的铠甲摩擦碰响与王宫绮丽靡旖的乐音，这一切都被殷郊和姬发抛在身后。姜文焕看着两匹骏马载着他们两个人出现在长街的尽头，又消失在朝歌城外无限苍茫的夜色之中，连在他们之间铜色的绳子不够长，他们挨得很近。

临潼关。

“放行！”

穿云关。

“放行！”

界牌关。

“放行！”

汜水关。

“放行！”

从朝歌去昆仑，不知路几千。殷郊和姬发不走大路，只在必要的关卡停留，偶然遇见了行人也不打招呼，手腕上的绳子日夜不曾解下。若是腹中饥饿，长弓射落野边小兽，利剑开膛破肚去其内脏；若是喉咙干渴，饮马黄河，在浅滩生火过夜。每当需要洗沐，帮忙擦洗身体、拧绞头发，也不避忌。殷郊头发长得很快，吸饱水之后尤为沉重，垂在身后就像是浓黑的幕布。姬发手指在他头发之中穿行，把碎发尽数拢入掌内，向一侧拧转。他嘴里咬着殷郊的簪子。姬发一向不擅长做这些，他自己的头发扎得松散，东一缕，西一绺，搭在额头上：“过了汜水关，再往西就到西岐了。”

“你想家了？”殷郊问。

姬发把簪子取下来，插进殷郊头发，伸手按住发髻摇了摇，确保不会散下来：“我不知道。我离开西岐八年了，已经分不清西岐和朝歌到底哪个才是家。”

殷郊把他拉过来坐在他刚刚坐的那块大石上，石面还残存着殷郊的体温。殷郊替他把头发也收整了。跋涉一路，终于找到一处干净地方休息，殷郊手指十分有力，按过头皮酥酥麻麻的，姬发控制不住打了个哈欠。

突然草丛中有金黄色的双眼一跳。还没等姬发起身，那小兽便咬着姬发胸甲跳进了树丛。

殷郊和姬发没料到有这么一出，两人均是一愣，反应过来哭笑不得，立刻追了上去。汜水关向外俱是崇山峻岭，要是再慢一步估计就追不上了。姬发一边紧紧追赶一边将剑插进路边树干上做标记。走进看时，才发觉那是一只初成年的鹿，幼圆的眼睛一派天真。它看着姬发，无辜的神态仿佛只是引姬发陪它玩闹。等姬发靠近，它丢下胸甲回身一转，又隐没在绿叶间。

姬发拾起胸甲，边缘有湿漉漉的水迹，他好笑地想要指给殷郊看。却见殷郊眼睛未落在他的身上。姬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他们走到了山林的边界，再往下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未成熟的麦子如同碧玉摇着青色的穗。农人在麦田里穿行，驱赶偷啄粮食的雀鸟。鸟儿便张开翅膀飞向晴空如碧。

是西岐。心底有一个声音告诉姬发，他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像是这片土地之下有什么东西正在召唤他靠近，他心跳得很快，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甚至在他察觉到之前，莫名地，有眼泪滑过脸颊。殷郊和他并肩站着，没有出声。他并不询问，也不安慰，只是沉默地看着一片丰饶的田野。

“走吧，”姬发擦掉眼泪：“我们去把马牵来——晚上可能会下雨。”他狠下心来转过身去，光穿透层层树影打落在野草上。林间的鹿又探了出来，大约是舍不得姬发走，在他们身后跳了几个来回。殷郊回头，浓黑的眼睛泛出一点绿。那鹿仿佛被雷劈中，僵在原地一动不敢动。殷郊笑了笑。那鹿哀鸣一声，飞也似地逃走了。

姬发穿上胸甲系紧带子，一只手系着绳子有些不方便动作，但这些时日下来，他多少已经习惯，何况绳子一端拉着殷郊。姬发蹲下身来，用手掬一捧水，水中殷郊面孔就像是沉没的月亮。如今月亮回首照江河，眉心红痣又活泛起来。

姬发手按住身侧的长刀，慢慢起身。殷郊正低头看手腕，浸满了比干血的红绳仿佛像是烧红的炭，她连碰一下都灼热难忍。狐妖抬起殷郊的脸，那艳烈也鬼气森森——一尾鲜红从他的眼角蔓延入鬓，红痣如同投入水中的石子，围绕着眉心，一圈圈红纹如同涟漪。

如今她扮不成殷郊，也哄不过姬发，干脆也就懒得做样子，鲜红的舌头舔过手背，头歪侧着，声音还是一般的又轻又软：“我真心想予你长生，你却叫人来捉我，好狠的心。”

姬发并不看他，仿佛没听到一样，手指捏起放入口中，一声长哨划破夜空，两匹骏马踏水而来。姬发翻身上马，只垂着一只手冷冷道：“上马。”

“去哪儿。”狐妖问。

“去昆仑。”姬发答。

“昆仑。”狐妖重复道。殷郊的声音变得不可思议的冷且坚硬，吐出的每一个字仿佛都像冰霜冻成的刀子割在姬发的皮肤上：“你要送我们上昆仑？”狐妖低垂下眼睛，眼尾的红生长到了眼睑之上，殷郊的眼睛仿佛一双华丽的翅膀。殷郊的手抚弄头发，摸到了金簪，缓缓把它拔下，那一头海藻一般微湿卷曲的长发滚落肩膀。

她抬手刺向姬发！

姬发双腿用力一夹马肚，马得到号令，如奔雷而出。“嗬嗬……”狐妖一击不中，恼怒咆哮，殷郊俊逸的眉眼皱起就像一只真正的野兽，骏马奔驰竟无法拖动狐妖，徒劳抬起前蹄。血绳深深勒进姬发手腕，力道之大近乎要将他挽弓的手勒断！

姬发一点不敢放松，这绳让他痛，让那狐妖更痛。但他没想到九尾狐竟然硬生生扛住磨骨吸髓的疼痛也非要把他拖下马来。只是这时，原本在另一侧安然等待的骏马突然朝着殷郊冲了过来，侧把狐妖撞倒，又仰天嘶鸣。原来姬发骑的是殷郊的雷迅，而他自己的马见主人受袭，不避危险上前搭救。

狐狸虽然摔倒，但反手将簪子刺入骏马的腹部，马匹吃痛狂奔产生的巨大力量开出一道参差不齐的大口子，血液狂飙，尽数洒在殷郊的脸上。狐妖贪婪地吞吃着新鲜的血液。马跑进了森林，不一会儿就听见倒地巨响，它踩到了自己流出来的肠子。

姬发亦被狐狸掀下马，重重摔落，短暂晕厥又在剧痛中醒来，趁狐狸舔舐满手鲜血之时，摸过自己的长弓扑了上去，以凹陷处紧紧压住殷郊的咽喉。马血给狐妖提供了气力，轻而易举把姬发掀了过去，簪子抵住姬发的颈侧，只要再近一寸就能刺穿血管。姬发死死握着弓，角木嵌进他的虎口带来无法言喻的酸疼，有那么一瞬间，姬发想笑。殷郊不但手小，胳膊也比姬发短上一点，要不然这簪子可能已经贯穿了姬发的咽喉。

狐妖俯下身，黑发垂落，舌头从姬发的弓上舔过，鲜红丰茂如雀翅的睫羽抬起，眼睑之下是一双竖瞳。狐妖咧开嘴，白生生的犬齿狠狠咬在弓身上。姬发听见木头折断的声音，这是他最爱的一张弓。姬发收紧双手，夹住殷郊的脸庞，右拇指极力勾动，终是摸到手腕上套着的血绳——他把血绳往殷郊的脸上按去。

狐妖吃痛大叫，随即捂住被绳子触碰的地方——那一处皮肉好似锦缎被烈火焚烧出不规则的破洞。姬发趁机脱身，摇摇晃晃起身，拽过绳子往殷郊身上一绕，雷迅颇有默契来到姬发的身边，直待他把狐妖捆了横上去。

破损的皮肤在手指之下迅速愈合，这副躯壳依旧美丽，九尾狐想起他见过姬发，至少见过姬发的眼睛。在大夏最后都城斟鄩的城墙之上，九条尾巴破除世间一切的封锁，如同旗帜

飘扬，她是大夏的圣女，她理应为大夏而战。她会撕裂成汤的咽喉，就像撕裂献给她的祭品。然后她看见了一双如平静但愤怒的眼睛，生在一张浓墨重彩的脸上，就像是血盆里浮上来白骨。

那是一个老人，被雄兵簇拥在一面红色大纛之下。他并未如其他将军一般上来就派兵攻城，反而叫人抬上来一面大鼓。他就当着三军之面卷起袖子，击鼓奏乐。

“鞀鼓渊渊，嘒嘒管声。

既和且平，依我磬声。

庸鼓有数，万舞有奕……”

听着鼓声，她不知怎么就忘却了一切，忘却了姒癸和妹喜，忘却了战火，忘却了大夏，她的身体变得异常的轻盈，轻盈得如同一片羽毛，风一吹便可飞向天空。她要飞向哪里？哪里是她的家乡？那其阳多玉、其阴多青腹的青丘之国……

剧痛自她心脏传来，那根抹了血的长枪贯穿她肉身之中那颗仍然跳动的的心脏，把严酷的死亡的极寒送到大夏最深最隐秘的牢笼。在阖眼之前，她记住了射杀她的那双眼睛，那双属于新一任天下共主的眼睛。

如今她从姬发的身上看到了那双眼睛。大骇之下，她后退两步，脚边石子从斜坡上滚落，掉进黄河滚滚逝水。

突然，狐妖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她疯狂大笑起来，殷郊的胸腔震动，那破碎而天真的笑声混合着突然暴涨的黄河奔流与怒马嘶鸣，格外凄厉。她抬手抚摸过殷郊的眼角，那颗泪痣热烈地发烫。狐妖转过殷郊的身体，这条河多么的无情，从夏流到商，仍不停歇。

他纵身一跃。

姬发来不及反应，反手要去抓雷迅的缰绳。但还是太迟了，那匹迅捷如电的骏马没能咬住姬发的衣角。他们一同坠入奔腾的河水。

喘不上气。每一口呼吸压入肺部的都是浑浊的泥水，姬发想要去抓殷郊，但是只抓到一截



红色的袖子——是殷郊的礼服。包袱也掉下来了么？姬发混沌沌地想，一边挣扎着向上，一边又放任自己去追寻那件华美至极的衣裳。

一只从华丽巨鸟从光的尽头飞来，每扇动一下翅膀有金粉簌簌落下，它的爪子抓着一截圆木。待姬发欲揉眼细看那鸟时，巨鸟长鸣一声丢下巨木飞走了。

“咳咳……”姬发探出水面，他的胸腹剧烈疼痛，不知道是伤到了肺还是伤到了肋骨。他双手紧紧攀援着一根拦腰断裂的古树，只见前处又一折口，他拼尽全力朝那一处怼去。树木拦折，水流把姬发冲上了岸。姬发大口咳嗽，几乎要把五脏六腑一并吐出，但并不敢休息，手脚并用爬到殷郊的身边。

血绳未断，殷郊也是浑身湿透被冲上了岸，脸色极白，唇角还带着甜蜜且恶毒的笑意，仿佛精心雕刻的一尊殉葬玉俑。姬发托起他的后颈搁在自己膝上，捏住他的下巴，手指去探他的舌底：“殷郊！殷郊！”他贴着他湿透的衣衫去听他的心跳，分不清落下的是发间的水还是眼底的泪。

殷郊身体猛然一挣，痉挛着蜷缩起来。姬发大喜过望，手背于眼前一抹，握着殷郊的手给他借力，另一只手来回拍他后颈、背心、后腰。殷郊吐出一大口水，一阵喘息，眼睛湿漉漉睁开一条缝。“殷郊——”姬发语音未落，心口突然一痛。殷郊于他怀中探身，好似一株藤蔓缠着树干汲取枝叶来滋养自己，他的腰拧着，未缠绳的那只手变作利爪压在姬发的胸膛，锋利而坚硬的指甲穿透护甲，碎片一起摁进肉里。血一时间流不出来，汪在胸口。

狐妖活活忍下溺水之窒和血绳之痛，头发黏在脸上，眉心妖纹便也像是河水，一浪高过一浪，“我会挖出你的心脏，在你断气之前一口一口吃掉。再仁慈地叫醒殷郊，让他看看他自己做了什么。”殷郊的面容笑得畅快极了，即便被姬发攥着手腕不得更进一步，也如同飞花落在蝶翅之上，有一种说不出的血腥美丽：“你呼吸的节奏乱了。你在害怕。你到底是受不了我挖你的心还是受不了这张脸要挖你的心？”

姬发扛着疼和狐妖角力，还分得出神来回道：“殷郊想要我的心，拿去就是，又有何妨。”

一语千钧，狐妖神色微滞，困惑与不甘让殷郊的面庞出现短暂的空白，眉心红纹黯淡一息，接着仿佛为了证明什么似的又重新红耀起来，这样的美丽却转瞬即逝，复又黯淡。姬发立刻明白过来——殷郊与那狐狸正在争夺这具身体的主导权。他便不避不让，干脆让狐妖爪子嵌得更深，他好腾出手来去拿血绳，狠狠勒住殷郊的脖颈：“殷郊！”

那狐狸还要顽抗，但终究不敌。殷郊的身体软了下去，高大的身躯重新蜷缩起来，猛烈咳嗽，却什么都吐不出来，只好躺着喘息。姬发也支持不住，与殷郊并排躺倒。

他们被冲到了下游。姬发迷迷糊糊要睡过去的时候听见马的嘶鸣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身边的殷郊大概是坐了起来，绳子轻轻晃动。只听殷郊的声音被风远远送到上游的对岸：“回去吧，你回朝歌去吧！”

不知雷迅是不是听见了主人的命令，也不再长啸，黎明的前夜，两人之间唯余浪淘风簸黄河水的声响。“只剩我们俩了。”姬发重新闭上眼睛，他累得不行了，但还想听听殷郊的声音：“马走了，东西全在上游的岸上：礼服、伤药、我的弓，还有你的鬼侯剑。”

“也不都在上面。”殷郊的声音很近，好像挨着他的耳朵。姬发耳朵最怕痒，忍不住瑟缩，不情不愿睁开眼睛，却见殷郊抱膝而坐，头侧枕在膝盖上，黑发披散。鬼侯剑躺在不远处的岸上，卡在石缝中，有一只小螃蟹从剑身上爬过。

“这不公平，你的鬼侯剑还在，我的弓却没了。”姬发狠命眯了眯眼，晦暗星河又重新明亮。殷郊笑了，还是姬发记忆里如清风舒朗又有些促狭：“那怎么办？要补你另一样东西吗？”他秾丽的眉眼收窄，向姬发靠了过来。

落在姬发嘴唇边是一个轻巧似花瓣似蝴蝶的吻，殷郊湿漉漉的嘴唇上还残留着河水与血的气息。姬发愣住了。他更愿意这一切都发生在他曾经做过的最绮丽的梦里——他登上高台成为天下的英雄，殷郊身着华服戴商王玄鸟冕冠垂十二旒，缓步向他走来。他赐他鬼侯剑，又撩开旒帘，赐他一吻。

殷郊的嘴唇离开了。“抱歉。”殷郊把垂落的黑发顺到耳后，眼睛慌乱而诚挚：“我原本以为你会愿意接受这个。”他别过头去，想要起身躲避尴尬——去取鬼侯剑是个好借口，但是他忘记了，他和姬发的手还被绑在一起。姬发被他从地上拽了起来，打了个踉跄。“殷郊。”姬发摸摸鼻子低声叫。殷郊等了一会儿没有等到他后半句话。姬发突然抬起头，贴上殷郊的嘴唇。

他们像是两只初生的小兽互相舔吻撕咬，直到耗尽两人胸腔里所有的空气才恋恋不舍地分开。“把铠甲脱了吧。”殷郊建议，“伤口不能总泡在水里。”

姬发这才又反应过痛来。

殷郊帮忙解开系带，胸甲脱落的时候带下嵌入皮肉的碎片，伤口少了填堵之物又开始往外渗血——虽说狐妖欲挖心，但是伤口意外不深。姬发小心捂住一样东西，递给殷郊。苍绿的半环雕刻方胜纹，是枚玉珎。“这是母亲的。”殷郊手指摸过凹陷的纹路，轻声叹息，但没有接：“她给你了便是你的。”

“这次还多亏了它。”姬发也不和他多客气，拿回来和鱼符一道系在腰上，眉目舒展，有点邀功，又有点炫耀。殷郊给了他一下，但也是笑着的：“去找点草药把伤口处理一下，天快亮了，快点赶路。我们失了方向，得找有没有大路能走。”

“不，我知道方向。”姬发说，“这片土地告诉我该怎么走。殷郊，虽然我离开家八年了，但是西岐的土地还记得我。”他弯腰拾起鬼侯剑，抖落小螃蟹，递给殷郊。星河落幕，旭日初升，姬发笑着去看殷郊，心脏陡然一震——殷郊两腮带赤，眼角泛红，身体比自己热得多。

比干说过，与狐妖缠斗必定内脏受震，若是淤血吐不出来，热毒就会蔓延全身。

殷郊开始频繁发热，他的生性好强，不愿意示弱，所以咬牙硬撑。起初还有力气笑话姬发说大话，到后来身体迅速消瘦，话也就越发少了。姬发没法和殷郊解释他没有撒谎哄人，他的确能感觉到西岐土地特有的力量，是田埂，是鸟雀，是麦香，这一切都像是一双无形却温柔的手牵拉着姬发向前。如今入山，这双手就离开了姬发，却不是抛弃，而是母亲送游子远行，终有一别。可姬发隐隐记得，西岐土地宽广，凭他们双腿断不可能这几日就穿行而过。

他劈断几根手腕粗细的藤蔓，露出一棵几人才合抱的大树。此树树冠大如宫阙重阿，阳光都无法穿过叶片洒落在地上。殷郊走在他身边，虽然什么都不说，姬发知道他行动已经极为勉强，便荡开一片落叶地坐下：“我们在此处休息一会儿，等日头过了再去找下山的路。”

殷郊不肯坐。“方才刚休息过，姬发，按照你这个速度，我们何时才能到昆仑。”他到底是站不住，靠在树上缓解头晕：“多拖一天多一分危险。”

姬发不言语，随手折了几根草，削去外皮递给殷郊。树林里难找干净的水源，就靠这些草根茎里头储存的水分解渴。姬发还小的时候，姬昌带他和伯邑考到林子里去看果园，姬发顽皮，摔了跌了，伯邑考就会折这种草来哄他不哭。草的汁液是甜的。

他又在地上捡了一根树枝，仔仔细细把树皮剥了，露出枝干来。殷郊习惯束发，他的簪子掉了之后，姬发就替他找树枝来绾发。刃锋微偏，这树的干竟然是纯黑的，比无星的夜更黑。姬发停下了手，直觉告诉他这棵树有古怪。

殷郊的身体顺着树干滑落，姬发一惊，伸手去接，听他喘息声重，摸到他领子里顺着后脊向下，连后心都烧得烫手。什么树什么木，姬发都顾不上了。血呕不出来，那放行吗？可到了拿剑的时候又无从下手，鬼侯剑如此的锋利，砍断苏全忠的手臂就像裁开一块布，甚至没有裂帛之声。

姬发屏气凝神，剑尖对准殷郊眉心的红痣，极小心刺下去。血珠一下飙了出来，斜横过姬发半张脸，殷郊的血太烫了，姬发觉得自己的皮肤都要被灼伤。殷郊的呼吸慢慢平稳下来，姬发手中剑落地，只见殷郊缓缓睁开眼睛，深黑的瞳子里泛着绿。手指一寸寸摸过嘴唇，似乎在回味什么。

突然，他仿佛被蜇到似的弹起，拖倒姬发，又往后退了几步，似乎在畏惧那棵纯黑的树。狐妖越是不愿意靠近，姬发便越是要靠近。鬼侯剑尚未还鞘，伸手就能拿到。他将剑身深插入地下，手握着剑柄，与狐狸相抗。九尾食血，本应该妖力大涨，却被限制在一具因连日高热不退而虚弱的身体里，居然让姬发拽动，力量一放松向着树干撞了过去。姬发心道不好，但势已渐成，他也救不得。

怎想狐狸一触到那树的枝干立刻化手为抓，划刻之深，刮掉整片树皮。待姬发扑过来，她又闪躲，血绳绕着树干来回摩擦。那浸满了玄鸟之血的麻绳发出草木无法承受的吱嘎声，姬发眼睁睁看着半根绳结磨断，露出里面铜色的内芯。

他差点又被这狐狸骗了。殷郊不会骗人，这狐狸只会骗人。姬发脚蹬住树干身体极力挺直，势要让绳子远离纯黑的树芯。九尾狐好不容易即将得逞，挣脱血绳的束缚换得自由，如何肯在这时刻罢休。姬发越是不愿意靠近，她便越是要靠近。额头红痣还在流血，鲜血划过殷郊深陷的眼窝与挺直的鼻梁，就像是流过干涸大地的河流。

姬发索性学那狐狸纵身往山坡下一跳，也不管会不会撞上树木山石，到底那绳子没断，狐妖也被他扯了下来。两个人缠作一团滚落。姬发一时间感觉不到何为天何为地，若是说他死了一回他也信。还是喉咙剧痛强行唤回他的意识，狐妖在他的身后，握着殷郊一头如乌檀深黑的长发拧做绞绳套在姬发的脖颈。

“你愿意为他献出你的心。”狐妖用殷郊的声音在他耳边说：“那为何又要送他赴死，你知道什么是昆仑？我真想让你亲眼看看，你千辛万苦送他上去，见着那大罗神仙依旧要玄鸟的命！”

“不——”姬发只挤出一个字，再多一个也不能。

“怎么不？不可能还是不愿意信？”殷郊笑了，手腕收紧，眼睛里深沉沉，一半恨意，一半畏惧：“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沉为地，玉虚结阵，可为何清浊不分，灭我大夏，亡我故乡！”

原来他们到昆仑的地界了。姬发恍然大悟，拼死挣扎。可是他浑身伤口作痛，双腿徒劳蹬地，竟无一物可供借力。他想要去摸绳子，他想要取那鬼侯剑，他想要送殷郊上昆仑再与

他回朝歌。但是他两手空空，死前甚至都看不见殷郊那双澄澈的眼睛，茫茫天地之间唯一的颜色。

姬发的身体不动了。双手垂落，混在枯枝败叶之间。

寂静，大概才是死亡的真谛。姬发在一片漆黑中摸索，他好怕黑，他怕无月的夜，他怕所爱不在身边。突然他身后有一束光照了过来，姬发回头，那是一只华美的巨鸟，身上覆盖着赤与金的羽毛，飞翔之时有簌簌金粉下落。它嘴里衔着柳条，玉露从叶间滴落。

有水落在姬发的脸上，接着是空气涌入肺部。姬发又活了过来。闷雷滚动，霹雳弦惊，乌云像是树冠遮天蔽日，珠子大的雨滴砸落，有一颗恰中殷郊的眉心。

不知是九尾狐还是殷郊失了力气，松开紧握如绳的长发，怔怔看着天空。突然殷郊起身，赤脚踩进被雨水浸润松软湿滑的泥土里，他的手伸向天空，又回摆向后，侧身双手合拢翻转，额头红纹像如鲜血翻飞，他又握住了自己的头发，但这一回为的不是绞死谁，而是虔诚得如同捧着轻盈如月光的飘逸如水波的绸缎，举过头顶……

祭祀之舞，祈雨之舞。透过殷郊的身体，是亡国圣女在起舞。

他每走一步，每动一下，都扯着姬发在乱石泥地里撞。姬发却大笑着，雨水落进他的鼻子、嘴巴，缓解他的不安和干渴。他看见不远处苍青的玉珑摔了粉碎。

原来是，东方有木，春夜喜雨。

姬发失去了意识。

他太痛了，太累了，有那么一瞬间，他不想醒过来。但是金色的麦田汇聚成海，波涛送来了低沉又清脆的呼喊，无数声音交织在一起，念他的名字：“姬发……姬发！”

猛然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乱糟糟的黑发，鼻尖萦绕着草木腥气。知觉慢慢回到他的身体里，他下巴搁在宽阔的肩膀上，双腿被有力地双手固定，他疼痛的胸口贴着火热的后背。殷郊背着他，一步步向前走去。

“殷郊。”姬发轻轻道，“放我下来吧。”

殷郊身体一僵。姬发努力往上蹿了蹿，嘴唇贴着殷郊的耳朵：“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走。”

”殷郊没法子，只能找到一处矮树桩，蹲下身松开手。脚触地那一瞬，姬发就知道他的骨头一定断了，即使没断也裂了。他咬着牙深深咽下痛喊，再抬头却又惊呼出声。挡路的藤蔓不见了，遮天蔽日的大树也纷纷让开，他们眼前是树根与金叶铺就的笔直台阶，直直向前。台阶尽头，红霞蒸云海，山顶有金光。

“昆仑？”姬发喃喃道。

“大概是吧。”殷郊说。

姬发生出一股力气，站起来：“鬼侯剑给我。”

殷郊不明所以，但还是从腰间解下给他，鬼侯剑失了剑鞘蒙了尘土，却一点不改锋利本色。姬发砍断一截树枝，削去分叉和倒刺，把剑还给殷郊。他把人拉过来坐下，一点点把委地长发重新盘起：“走吧。”

槐江之山，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虽然失了铠甲，姬发走在殷郊身后两步，依旧呈护卫之势。走了不知道多久，未觉多累，但是日月更迭几轮，仿佛那煌煌金顶永远无法达到。树木郁郁葱葱，有风吹过，化作喃喃低语：“天命玄鸟……天命玄鸟……”待姬发要仔细听时，那话又变了：“末世玄鸟……末世玄鸟……”

姬发喉咙滚动，殷郊停下脚步。横在他们面前是一块白璧无瑕的巨大玉石，光滑如镜，晶莹剔透，里面有日月星辰正在缓缓流动。“这便是昆仑的正门了？”殷郊低声笑道。昆仑上出重霄，下临无地，神仙之境还以凡尘宫阙来论，不过是说笑。殷郊抬手，指尖触摸那块美玉，日月星辰散去，只剩袅袅烟尘汇聚成一颗明黄于丝带之中，辗转悠悠。

昆仑。岁星。

突然殷郊神色几变，面容狰狞，接连倒退，树根凹凸不平险些把他绊倒。“殷郊，”姬发恐又生事，上前一步，连在两人之间的红绳磨得只剩丁点。他想要去抓殷郊的手腕。只听殷郊低低笑起来，声音里有着刻骨的寂寞和绝望，玉璧倒映出荧荧狐眼。

殷郊回头看了一眼姬发，眉心红痣仿佛一点未化的朱砂、一滴未落的血泪。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可国破家亡，血亲凋零，荒冢坟茔，不见天日，林林总总这许多……她怎生甘心？

她又退后两步，突然跃上台阶，向那玉石狠命撞去。

殷郊向那玉石狠命撞去。

唯有一搏，便是死也好过受那无穷无尽的折磨。以死亡，换取最终的复仇和解脱……死亡的那边会有母亲吗？

她不知道，也许她也不想知道。

玉山震动，天梯倾颓，巨石回响，仿佛轩辕坟那一斧子回荡至今。姬发靠着玉壁下滑，血光蒙映出他自己的面庞。疼痛翻江倒海夺取他全部的神智，唯可伸手再摸一次殷郊的颈侧，寻找那亘古零星的跳动。

在殷郊触石前那一瞬，血绳绷断，姬发不顾一切挡在了殷郊与巨石之间。殷郊撞进他的怀里，骨骼断裂的声响，仿若白狐猎食，挖心掏肝。他倒在地上，除了自己的呼吸什么也听不见，除了九尾脱离肉身的白茫什么也看不见。

“何方妖孽！竟敢在昆仑撒野！”幼童叱咤之声响起。

“姬发，快跑。”茫茫之间，姬发听见有人在叫他。赤羽低垂的巨鸟落在他的身边，低下鲜艳的头颅，黄金熔融的眼泪滚落。姬发亦有想要流泪的冲动。“姬发，别愣着，站起来，快跑啊！”

那个声音重复着，呼喊着。姬发于黑暗中起身，他的腿又能走了，他的胸口不再疼痛，他的手重新挽弓如挽月。向前踏出一步，碧水波涛如吻过他的脚踝又让开去；极远极远的地方，一轮太阳正从水面之下缓缓升起。姬发便向着太阳跑去。

姬发猛然睁开眼睛，倒是把一边守着的姜子牙吓了一跳，跳起来连忙按住了他：“不可动，不可动，你的伤还没有好全。原本就于岁数有损，你再折腾几下，小命说不定都得交代了。”

“这里是哪里？”姬发躺了回去，眼睛四处打量这明亮的屋室，一应陈设都是姬发从未见过的。要不是如此，姬发几乎都要以为阖眼之前看到的红霞、云海、金光、玉壁……一切的一切不过是濒死之际的幻想出来的虚蒙之相：“殷郊呢？”

“别殷郊了，”幼童的声音不满地响起：“他没事。你知道你伤得多重吗？肋骨裂了两根，琵琶骨断了一根，腿折了一条，心肝脾肺全伤了，要不是我师叔玉鼎真人出手，你这时候都去见祖宗了，哪里还能在这里问什么殷郊？”

“哪吒不得无礼。”姜子牙道。那幼童住了嘴，气呼呼扭过头去。边上有一白衣广袖的清俊男子，伸手把他往自己身边拉了拉。“我乃元始天尊座下弟子，姓姜，字子牙。这一位是我师兄太乙真人的爱徒，哪吒。那一位是我师兄玉鼎真人的爱徒，杨戩。”

哪吒扭过脸去不看姬发，杨戩微微拱手见礼。姜子牙又说：“殷郊体内妖狐已经取出，无性命之忧，如今在我师兄广成子处受教化。”

“教化？”姬发皱眉，他与殷郊上昆仑为了解九尾之困，可不是要留在桂殿兰宫神仙府的。

“当然是教化！”哪吒听出姬发的不满，立刻嚷起来。姜子牙收住他的声音，换自己来说：“我师兄广成子修行数千年，天眼已开，神识清明，向后能见过去，向前能演未来。他曾经收过一位徒弟，论起来还与你有些渊源。”

“黄帝轩辕氏。”姬发低声说。

“正是轩辕氏，姬姓的先祖，人世间第一位天下共主，故也称人皇。”姜子牙取下墙上悬挂的一张沉黑大弓，放在膝上抚摸：“我师兄对其所爱甚深，着意栽培。为助他平定天下，师兄特意取乌号之柘、燕牛之角、荆麋之弭、河鱼之胶制成此弓，轩辕氏取名为乾坤弓；又聚日月之光、雷电之音、风雨之怒制成十二支长箭，轩辕氏取名为震天箭，他用了九支，剩下三支与弓一并收在陈塘关，后来我师侄哪吒无意间又用了一支，现在还剩……”

杨戩轻轻咳嗽一声：“师叔，说远了。”

姜子牙一拍脑袋：“瞧我这老毛病，又犯了。在轩辕氏之后，我师兄再未收过弟子，殷郊是第二个。”

“我以为三皇五帝，不过是虚应故事。”姬发接过弓来仔细来回抚摸，弓身黑沉，让他想起路上遇见的那棵枝干纯黑的树。那弓一入姬发的掌心，立刻像是活了一样，触手生热，表面流光，远古的低吟在弓弦和他的血脉里回响。

“亿万斯年，只要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有何不是故事？”姜子牙微微叹道：“我虽未见过轩辕氏，但听师兄说，轩辕氏的眼睛很大，看尽天下；心却很小，小到只能专注做一件事。所以他一生也就只做成了一件事。”



“人皇帝师，”姬发脑海中不知为何突然闪过殷寿的脸：“后来他为何不再收弟子？”

姜子牙说：“我师兄虽然修道，但心却很软。人的寿命终有尽时，轩辕氏愿做人皇不入道修仙，纵使长寿，不过三五十载。师兄岂不伤心？既然伤心，又何必自找伤心？”

“那他怎么又收了殷郊呢？”姬发放下弓，试图从床榻之上挣扎起身。姜子牙拦不住他，做一掐指算的手势，但终究不像，只能放弃：“此乃大运时节，该入世的人没能完全入世，该出世的人也没能完全出世。而我师兄的心，很软。”

“他会把殷郊留下吗？留在昆仑，不让他再入尘世？”姬发问。他声音很低，仿佛不是在问姜子牙，而是在问自己。

“师兄不会强留。”姜子牙知道他在害怕，给他续上淡酒，笑着宽慰道：“修道一是讲究天命，二是讲究个人的缘法。可惜，我入道迟，跟随师父元始天尊不过四十余载，既未能参破天命，也没能参透缘法，不然我一定和你讲上一讲。”姜子牙顿了一顿，“不过时间还长，我们可以聊点别的，比如那九尾狐。”

闻言，姬发抬起头。见他有兴趣，姜子牙继续道：“那九尾狐原本就修炼千年，又食用大量人心，妖力颇强，我的两位师侄哪吒、杨戬也一时拿她不下，险些让她又躲回殷郊的肉身之中。后来我师兄广成子、赤精子与玉鼎真人赶来结下法阵才把她困住，送至师父元始天尊座下。”

哪吒原本已经扭过头来看他们，听姜子牙揭短，又沉脸嘟嘴，冷哼一声。姬发点头。他未曾见过那九尾狐狸的模样，她的魅惑、绝望与疯狂，一旦脱离了殷郊的面庞便只剩泡影。姬发并未有任何恻隐之心，但想到她在元始天尊座前也如此放肆凶蛮，想来结局恐怕凄惨，多少有些唏嘘，不由地叹息。

姜子牙果然道：“师父怜惜她本天地灵兽，神智未开之际丧父失母，又为人哄骗，故而将她投入红尘，只要她下凡历劫，渡满一万人便可以赎清罪孽，重返青丘。谁知道她不肯屈服，对着师尊挥爪，妄想撞逃出去重掀风浪——如此一来，她在尘世间每一世都难得善终。这都是十余日之前的事情了，你可以放心。”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放心。”姬发轻轻说，“当我眼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操控这世间一切如同打酒布菜一样简单；玄鸟血脉，九尾灵狐，在他们看来不过与花和树无异，轻而易举就可以摘落砍伐。”他的脸上像是暴雨前的浓云那样笼罩着无措和茫然，还有无可奈何：“大概这就是为什么先祖要做人皇，而非成仙，这终究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杨戩想要上前说什么，姜子牙抬手拦住。这事情说不得，劝不得，姬发是该入世的人，只能自己琢磨出自己的路来。他又给姬发添满杯，这酒是慈航道人引渡天河之水、采百果之精酿造，最是滋补，他平时舍不得多喝，姬发倒是一杯一杯往肚子里灌。

“等殷郊出来我们就下山去。”姬发一口饮尽，说：“我们在此处叨扰得太久了。”

姜子牙露出果然如此的神色，并不惊讶。只是递过去一个朴素的木盒。姬发一愣：“这是什么？”

“寻仙问药怎么可以不带药回去。”姜子牙用手肘碰哪吒、杨戩，给他俩使眼色。姬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粒紫红色的丹药。

一路上光记着狐妖，倒是把这一茬给忘了。“这有什么用啊？”姬发想要拿起来细看。

哪吒非常给面子上前一步，按住他脖颈：“你闻！”

杨戩也配合道：“提神醒脑。”

哪吒又说：“你尝——”

姜子牙急忙把太乙真人缺心眼的徒儿往回拉：“尝就不必尝了，反正百病全消。”

昆仑山巅，云海渺渺，水晶帘动微风起，待走近了看却是悬天瀑布九万里。天河之水飞落，砸进寒潭，没有溅起任何的水花。白衣王孙浮在水中，恰如开得正好的荷花——正因为开到最好时节，再往后便要凋零。

殷郊睁开眼睛，向后沉水又浮起，游向岸边。狐妖伤了他心脉根骨，初醒之时又因未见姬发着急动怒，广成子只能先带他见过昏睡中的姬发，听其心脉确认无恙后，再领他至此清净天忘愁地，以不老泉替他温养。他涉水而出，身上伤痕平复，宛若新生，唯有眉心红痣尚留——那是姬发用鬼侯剑留下的一道细小的伤痕。

“姬发已醒，”他深深伏地：“弟子殷郊拜别师父。”

“此去人间，必然不得善果，即便如此你也要回去吗？”鹤发仙人跌坐金莲之上，微阖双眼，似怜似叹。

“姬发答应了我母亲。他怎样把我送上昆仑就怎样把我带回去。”殷郊看向师父，亦看向师父身后的昆仑——姬发凭着一截几欲朽坏在路上的红绳将他硬生生地拴来的昆仑。世外仙府，离尘去俗，可是昆仑山太高，也太静了，清雾袅绕沉淀了杂念，于是他从辉煌的殿宇向山脚望去，透过云霞，依稀能看见那片他们跋涉而来的路，他感觉自己的血重新发烫、涌动、耳中充满蜂鸣，他知道自己凡心因为对故国与故人渴望依旧在胸膛中砰砰作响，于是他振袖，如跌落水中的飞燕，又如飞离花心的蝴蝶，“我不能让他失信。”

“也罢，也罢。”广成子颌首，仙人不知春秋寒暑，凡人却羁绊于爱与憎、家与国，“既有尘缘如此，你的心志亦坚，那便归去罢。待尘缘满时，我再向人间去接你。”

“师伯他们真奇怪，千辛万苦赶上来，到了又不肯留下来，匆匆忙忙就走了。”哪吒抬眼看向广成子，只见广成子常年含笑的唇角，凝着一缕忧伤，哪吒看不懂这种忧伤，杨戬也看不懂，就算是姜子牙也大约是不懂的。只有他的师尊元始天尊在此能理解广成子此刻的心情。

凡心太炽，必焚己身。

广成子叹道：“不是不愿意留下，而是未结人间不了因。”

“师伯这话不通。”哪吒笑说：“既然都知道不了了，还为什么要去结呢？”

广成子并未给出答案，他望向殷郊离开的方向，神识纵掠间，昆仑的一草一木渐次显现，那天境之外有凤凰鸣叫，清脆嘹亮，金光熠熠的双翼颀颀云海之上，照出万点粼粼霞光。殷郊正向昆仑山外走去，一般的白衣广袖、青丝披散，和仙人无异。

他就这么融化在凤凰艳烈的光芒里。

金仙用手轻叩着昆山玉雕琢出来的编磬，在回荡的声音里又闭上了眼，似乎在看向徒弟更加莫测的未来。

沉吟片刻后，广成子方道：“哪吒、杨戬，你们护送他二人下山，到了朝歌后，不必急着回来。”

“天下要大乱了。”

“回朝歌？”天阶前，姬发见仙人广袖，眉心有痣如朱砂，便上前问道。

“对，”人间帝孙含笑答：“回朝歌。”

茫茫天地之间之间，殷郊的面孔是唯一的颜色。

醒木一拍，长琴一扫，说书先生开口，周围都安静了下去，只听他声音沙哑讲那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因为还没到姜子牙斩将封神的精彩段落，所以台下人影也稀稀拉拉的，说书先生倒是不在意，只听他道：“话说，那殷郊和姬发取到仙丹，踏上归途。怎知朝歌城内，殷启却生了别样的心思。他膝下无子，商王之位须得从他手交向殷寿的儿子殷郊。如今殷郊求得仙药，帝乙当真诸病全消长命百岁，哪里还有殷启上位的机会？故趁夜深人静，以毒酒鸩杀父亲帝乙，后事情败露，他又被亲弟弟殷寿所杀。

至此——成汤子孙以子杀父、以臣弑君，引发天谴。大司命比干卜天而知，须得君王自焚以罪天下。殷寿，也就是帝辛遂起祭天台。

等殷郊赶到朝歌，见此情状，恨不得以身替父亲死，仅以一颗孺慕之心献上仙丹，望救生父于天火。可他不知，帝辛荒唐，表面英雄，内里残暴，自以为仙丹在手，高枕无忧，便暴露本性，荒淫征敛，屠戮朝堂，与诸侯离心离德。

姜王后苦劝不下，反而落罪；殷郊为母喊冤，一并下狱。东伯侯自东鲁至朝歌，替妹妹与外甥求情，竟遭炮烙；西伯侯闻见此事，暗暗叹息，也被囚禁。比干掏出一颗七窍玲珑心来向上天祷告，却被告知天命不可违也，殷商气数将尽。帝辛得祖宗之言而大怒，殷郊极力劝谏无用——殷寿自以为长生，便悖乱纲常，欲杀子以慑祖。

行刑台上，姬发救太子不得，武王始伐纣。”

## 梦中身

“姬发。”

好痛。浑身都痛。是新伤隐动还是旧疾复发？  
姬发不知道。

“姬发。”

那个人又在叫他的名字，简简单单两个字从那个人舌尖滚落，让姬发没办法拒绝。他勉力睁开眼睛。天光大晴，树影婆娑，听得见流水潺潺，闻得到花香阵阵。

这是在哪里？姬发一时恍惚。

“姬发，还没睡够吗？是伤又在痛吗？”

姬发顺着声音的源头看去，殷郊蹲在溪水中央一块青色的大石上，溪水冲刷着鬼侯剑上的血迹，露出金与铜的花纹来。青苔被他的鞋踩了，一块深一块浅。姬发担心他滑落进水里，像花瓣一样被溪流冲走，冲到他够不着的地方去。“别喊了，当心你脚下。”姬发揉着头坐起来。

他是西伯侯的儿子，西岐在朝歌的质子，殷商王家的侍卫，王孙殷郊的侍卫姬发。他记起来了。

殷郊皱了皱眉，眉心的红痣也跟着皱起，好像知道他在故意忍痛，但又不好戳穿他。质子旅行军时，伤痕从来都是值得炫耀的功绩，喊痛则是无能的表现。但是殷郊总有别的办法来安慰他。只见他微微振了振宽袍广袖，盘腿坐在青石上，横剑于膝，曲起手指轻敲剑身，只听轻微嗡鸣后，又重重一敲，那声音便清越而响亮。

殷郊闭上眼睛，手指不断在剑身上起落。他唱：“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殷郊的嗓音没有什么技巧，他是王孙帝子，从来没有人教过他该如何唱歌。但他还是唱了，在这树林溪水之间，伴随着鬼侯剑的鸣响。

这是一首祭祀用的乐歌，姬发静静地看着阳光落在殷郊锐利的眉眼上，恍惚有一抹瑰丽的生青爬上殷郊的睫羽。“我喜欢你唱歌，但不喜欢这首歌。”姬发说，他站起身来，双足踩进溪水。溪水冰凉，时不时反射出耀眼的银光：“为何不唱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

殷郊拿水泼他，滚圆的水珠打湿了姬发的衣服。姬发却知道他并没有生气，当他抱赧时，脸侧有一个细小的酒窝：“休息好了就穿戴，还要赶路呢。”

“去哪里？”姬发问。

“回朝歌。”殷郊答。

姬发心头一震：“我们不是上昆仑吗？”

殷郊踩水过来拉他，手指有些微凉，闻言回头，眉目间无奈弄得一片模糊：“真睡傻了？我们已经上过昆仑，如今正该回家。”

“不能！”姬发猛然抓住殷郊的袖子，那广袖薄得如蝉翼，滑得像是水流，倏尔从他指缝间溜走，殷郊的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松开了。急得姬发大喊：“不能回朝歌！我们不回朝歌！”

殷郊微微侧头，大概那九尾狐在他身上待久了，他也沾染狐狸精气，头发顺着他的胸膛滑

落：“不回朝歌我还能回哪儿？我总得回家呀。”

“回昆仑。”姬发扑过去，想要把人抱在怀里：“你可以回昆仑，不，回西岐，你和我回西岐吧！总之，不回朝歌！”

“不回朝歌！”

“姬发？”有一只手轻轻推了推他，见他没反应又用力推了推他：“姬发！快醒来，你又魔住了！”

姬发从梦里惊醒，后背冷汗淋漓浸湿了衣服黏在背上，嘴里还喃喃地念：“不回朝歌……不回。”

“你在说什么呢？”借月光，姬发看清殷郊只穿了一件白色的寝衣，神色困倦，显然是被姬发吵醒，但眼神里毫无半点不悦，抬袖擦干姬发额前冷汗：“我们就在朝歌啊？”

“不可能。”姬发从齿缝间挤出几个字来，他跳下床朝外跑去。推开门，夜空如沉静的河流，点缀几粒疏星，他身处高台，看不见台下人间：“这不是在昆仑吗？”

“你梦到什么了？”殷郊跟了出来，他的头发长长披在身后，像是一件上好墨狐皮裁制的披肩：“我们在祭天台上。”

是祭天台。昆仑没有那许许多多圆木垒起的栈道，也没有夜晚还在劳作的奴隶，姬发听见自己的喘息声从胸腔里传出又融化于晚风。“你太累了。”殷郊说，“如今祭天台建成在即，你也可以松一口气了。”

是了，他怎么忘了，殷寿继承商王之位，命他建造祭天台，只给了他一年的期限。这祭天台祭的是谁，谁又要做这祭品？姬发打了一个寒颤，这台阶太高了，实在太高了，光是往下看就叫人害怕。“再睡一会儿吧。”殷郊说，他抱住姬发，把他从那危险的边缘拉开。殷郊的怀抱是暖的，皮肤却因为夜里冷风而微微泛凉，像是沁了水的玉：“你要是不想睡了，我们可以做点别的，离天亮也还早。”

这个提议太有诱惑力了。殷郊光洁的面庞就像那月亮，当姬发带茧的手停留在他面庞上的时候，那光辉像珠帘一样散落开来。

姬发陡然一怔。“你等我……”他慌乱说道，“殷郊你等等我，我要去做一件事，等做成了，我跟你去昆仑，你和我回西岐，朝歌就困不住我们了。你千万等我，千千万万。”

“好啊，我等你。”殷郊有些困惑，当他困惑的时候，泪痣就会像要哭一样皱起。每当殷郊露出这个表情的时候，姬发就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快去快回？”

姬发飞也似得跑下祭天台。他要找一只火把，他必须找到一支火把。他不相信殷寿会自焚以祭天，他不相信殷寿会把刚刚到手的商王王座交给殷郊，他不相信殷寿真的爱过他们爱过殷郊如猛虎爱过它的孩子，他不相信。他需要一把火烧了祭天台，这样没有人会在台上被烧死，没有天谴会发生，他还可以被殷郊揽入怀抱，他还可以取笑那颗泪痣哭时也像在笑。

现在只需要一支火把。姬发找到了火把，他把火引上最矮处的圆木，指望它能引发一场烈火。可是为何大雨偏偏此刻滂沱，毫不留情将那火熄灭。姬发只好转头去营房，崇应彪说的对，他的确很会藏东西。那里有几大缸油，还有几斤灯草，比干死了之后巫祝们也作鸟兽散，空荡荡的殿堂只剩下这几样东西没人要。姬发把他们全都搬了过来，搬进雨淋不到的台阶后。他抹了一把汗，看见殷郊的身影一闪而过，他被人绑着，麻绳捆过他美好又容易损坏的身体。

“殷郊！”姬发大叫一声追上去，那人影如同烟雾，一吹就散了。姬发只好折回去，抱起大缸，那许多油不断泼洒出来，越多越好。姬发把火把扔进被油浸透的木头堆，外面正好一道闪电划过天空，雷鸣阵阵仿佛天公怒吼。

姬发真想问：天算什么？天命又算什么？

可雨下得太大，火烧得太猛烈，天听不见姬发的问话。姬发一步步退出着了火的殿堂，笑着，哭着，他终于赶上了，他终于做成了这件事。可是他在火海哗啵中听到了琴声，有人在抚琴。姬发透过烟雾，看见了那拢坠入烟尘的月光。

“殷郊！”姬发大喊：“快别弹了！出来啊！”

他转头朝火海奔去：“殷郊！”

凤凰哀鸣如啼血，指尖弦断。

姬旦含着流血的手指绕过屏风，年轻又苍老的武王躺在床上，手指朝着琴的方向极力伸去，终没有推翻屏风的力气。姬旦从侍女的手上接过湿热的手巾擦去兄长脸上的冷汗和泪痕。

又是梦魇了。

牧野一战后，殷寿兵败如山倒，最终自焚于鹿台。大仇得报又天下入掌的年轻帝王却一下子病倒了，身体撑不住还是其次。

日日梦魇，最先出问题的是记忆。姬发的记性变得很差，经常记不住人和事，就连往昔的记忆也混乱而模糊。他有时候会握着姬旦的手叫长兄伯邑考的名字，有时候又突然要召姜文焕问他什么时候值夜，还有就是爬下床来流着泪说要去昆仑。

医师试遍天下药材终不见效，唯有姬旦抚琴之时，武王稍得片刻安宁。周时琴并非商时琴，文王姬昌加一弦为伯邑考，武王姬发又加一弦为翦商，天下再无五弦琴。可每当姬旦为姬发抚琴，帝王总要叮嘱，七弦里只用五弦，因为那人只弹五弦琴。

姬旦没见过姬发口中的那人，当他得以从流言蜚语中拼凑出那人的样貌之时，才知道那人早已春花成泥、红颜枯骨。只是姬发一直放不下，无论如何也放不下。

轻轻叹了一口气，姬旦转过身去，换一条新的手巾，却听姬发低低说：“原来他在上面，我想起来了。”

姬旦以为自己没有听清，赶忙回头。姬发的病非常古怪，别人多是怕秋冬熬不过去，但是姬发格外怕春天，只要春天一到，姬发就得死过一回。如今又是一年春。

“原来他那时候在上面。”眼泪盈满天子枯瘦的眼眶，他像个孩子那样哭了起来，“我想起来了。”

这回姬旦听清楚了，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让人都下去，他跪行至天子床前，抓起姬发的右手放在自己脸侧。这只手粗粝生茧，掌心有一道横贯的旧伤疤。

他们自昆仑求来仙丹，殷寿却信不过亲儿子。殷郊为了替母亲求情，竟然自愿代替父亲自焚以罪天下。姬发遍寻救殷郊之法而不得，最终不得已决心于前一夜焚毁祭天台——谁知以殷寿之狠绝，竟然提早一夜秘密命人押殷郊上高台，捆绑于赤柱之上。

那火照亮了漆黑深夜如白昼，后天降大雪灭火，世人都见那余烟犹热的灰烬中飞出一只身形如燕的乌鸟，直上莲台。

姬旦不敢想，人的心如何能承此之痛。他的兄长是个执拗的人，从来只做也只能做一件事。在小的时候，这件事是做英雄。长大了，这件事变成保一个人而保天下人。



最终他保了天下人却没能保住那个人。  
这时候，忘记反而是一种怜悯仁慈。

相传，武王伐纣从不用人牲献祭。  
因为早在一切的开始之前，他已经为上天送上了最珍贵的祭品。

# 《木星隐耀》

## Chapter Summary

\*点击就看清源妙道真君仙女无语

1.

姬发见过神仙。

他十二岁的时候有次哮喘发作送急诊，又正好撞上周天，没有专家在，只一个年轻急诊科医生给他做了急救。

姬发记得很清楚年轻医生眉心有一颗红痣。他那时候正是对金庸武侠着迷上头，每天都在想他要是张无忌，周芷若和赵敏选哪一个：是要“倘若我问心有愧”还是“我眉毛太淡了我要你一生为我画眉”？

所以大难不死见到好看医生，姬发没忍住问了一个蠢问题：“你是从峨眉山来的吗？”

年轻医生一愣回答：“不，我来自昆仑。”

2.

医生处理得很专业，姬发的哮喘奇迹般的没有再犯过，也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医生。

但非常不幸，二十四岁的姬发因为心悸再次入院抢救。睁开眼睛，一个年轻的医生正翻看姬发的病例，眉心一点红痣，普通的蓝色夹板在他手里显得无比神圣。年轻的医生把病例插在姬发床尾就准备走，姬发叫住他：“医生我是不是见过你？”

“可能？”年轻医生微微歪头，眉心红痣也一歪，十二年过去，他居然一点都没变：“我不记得了。”

说谎。不是姬发有多敏感，而是医生的演技太过于拙劣。他的眼睛到处乱转，眼角泪痣皱得像哭，怎么都不敢看姬发。

分明就是问心有愧。

“怎么可能，”姬发低垂下眼睛喃喃，余光偷偷瞟医生，“竟然已经把我忘记了吗？”

医生果然手足无措。

3.

玉泉山金霞洞。

白衣广袖，玉冠宝带，清源妙道真君杨戩拜见师父玉鼎真人时，元始天尊的高徒正在侍弄药园：“回来啦？”

“嗯，见过师弟了。”杨戩回道：“师弟心思恪纯，身体无恙。”

“那就好。”玉鼎真人道，等了一会儿，只见杨戩面色宁静，气息平和，没有继续说的意

思，不得不问：“还有呢？”

“没了。”杨戩仔细想了想，摇头。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忘记和你师弟说了？”玉鼎真人提醒。

“啊！”杨戩一脸恍然大悟，“我再去一趟。”

4.

姬发已经睡着了，他睡着的样子看上去没有什么心事，眉宇也不会皱起来。二十四岁，还很年轻。

殷郊小心合上房门，首次因为不用睡觉感到有些烦恼。刚刚洗过澡，即使吹干头发摸上去也有微微的湿意，尤其是他的头发还有点卷。他抬起眼睛在夜空中找木星——也就是岁星，以他如今的目力能轻而易举看见美丽的环带和因风暴而形成的巨大红斑。夜风特有的干爽和蝉鸣混在一起，殷郊勉强找回一点点旧日的痕迹，不免有点惆怅。

过去他和姬发朝夕相对八年才交换一个湿漉漉的吻，现在他们认识不到八天成功上了本垒，时代变化之快，殷郊需要抽支烟来平复。

他找到一盒爆珠，烟是姬发的。姬发翻包找车钥匙带了出来，急急忙忙和殷郊解释他平常不抽烟，不知道是怕惹怒床伴还是怕惹怒医生。殷郊倒出一根深吸一口点上，还没来得及咬爆珠，就看见一仙风道骨的东西掉在他身边。

“我说我在上香请神，师兄会信吗？”殷郊把烟从嘴边拿开。

“要不是我三只眼都看到你在抽烟，”杨戩说，“我会。”

5.

被师弟抓着碎碎念的时候，杨戩才意识到，虽然殷郊的辈分奇高，广义上来说也修炼了近三千年，但是实际上加上他真正活着的岁月满打满算也没到三十岁——他作为祭品被献给天道，本应神魂俱灭，但是广成子请动殷郊的命星岁星在人间降下镜影，硬是用星屑环带把他捆住留了下来。但是焚烧的伤痕并不是那么容易修复的，岁星运转十二年一周天，所以殷郊也只能睡十二年醒十二天，如此循环往复。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如此一来，尽管他司掌太岁，到底与红尘命远，与人间疏离。更何况他还惦记着姬发。一开始杨戩以为他放不下朝歌那场大火，正要劝他看开，谁知殷郊摇头：“我只觉得对不起他。”

殷郊并没有做错什么，他该还的都还了，该被亏欠的也都被亏欠了，还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呢？

杨戩想不明白。

6.

“醒一回，见了师兄两次，”殷郊没办法，只好放下手，烟从他指尖落下登时化作灰烬：“倒是罕见。”

“你不如你睡武王罕见。”杨戩答道。

殷郊每次醒来都要去见姬发。

周武王伐纣翦商，尽管是应天命而行，但所造杀孽实不亚于殷商先祖成汤。周公旦请问祖宗愿代兄受过，但姬发拦住了他，以一己之身承担全部的罪孽，生生世世天命不永，轮回不止天罚不息——他每一世都活不过三十岁。

岁星镜影十二年降世一次，有时候都见不到武王的转世，或是太小还没出生，家人忙着分

红布和花生；又或是刚刚英年早逝，殷郊踩着纸钱走进灵堂，给他点上一炷清香。就算是见到了，他也未必会靠近，远远看一眼，看他郎骑竹马，看他琴瑟和鸣，看他缠绵病榻，看他未老先衰。殷郊什么也做不了，他托赖岁星封神，受天道管辖，只能替他短暂的生命除去灾祸邪祟：至少在活着的时候，他能有些许真实的快乐。

7.

被殷郊抓着黏黏糊糊叽叽咕咕说他好喜欢姬发姬发好惨他好喜欢姬发姬发好惨姬发越惨他越喜欢最后就变成“可他要死了，十二年之后我又要去哪里找他”，杨戩终于想起了他此行的重点。

“他不会死的。你别咒他了，小心犯太岁。”杨戩说。

殷郊：“……我就是太岁。”

“所以他命中犯你。”清源妙道真君看着殷郊眉心的那颗红痣，姬发刻上去的伤痕如今是木星之上亘古不歇的风暴：“师祖元始天尊说，如今他杀伐洗净，这辈子可以正常寿终。”

殷郊愣住了。杨戩想要戳他，却被前所未有的光耀起来岁星环带闪到了神识，红、褐、白的气体条纹交错流动，青色的漩涡缓缓汇聚。

好端端的木星冲日，殷郊怕不是高兴傻了。

杨戩犹豫了老半天决定另一个好消息押后一点再说，先说点坏的让殷郊缓缓：“以及，师伯让我带话给你，他即将闭关清修，原本太岁部的年终考核表都是由师伯代你填写的，这六十年你得自己来了。”说着把一沓符纸递给殷郊。

殷郊一愣：“但是……”

杨戩说：“没有但是。你没有发现你的力量在增强吗？至这一轮后，你不再受岁星运行的限制，你的灵魂已经补全了。”

“也就是说……”殷郊低头翻看手里的符纸：金辨将军、陈材将军、耿章将军、沈兴将军……

杨戩怕他理解错了，又怕自己表达得不清楚，赶快补充道：“就是说你要上班了。你可以在人间待个六十年每年写报告。不过你在人间常驻长生法术会短暂失效，你得和他一起变老。”

8.

“你别哭啊，”杨戩等着殷郊感谢自己，谁知道等来殷郊大颗大颗的眼泪：“给师伯知道还以为我怎么你了。”

殷郊迅速往脸上抹了一把，把他往外面一推，“姬发要醒了，你赶快走。”

9.

杨戩：……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